

校刻
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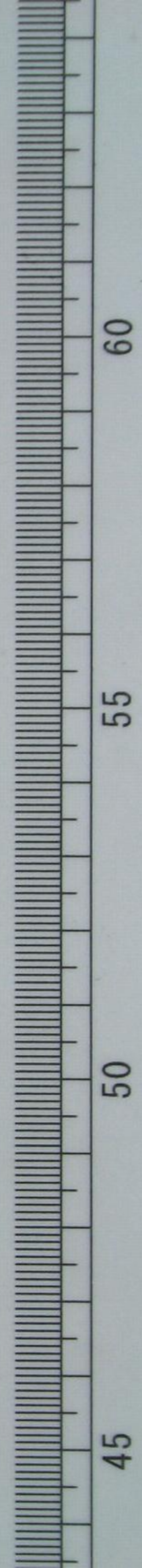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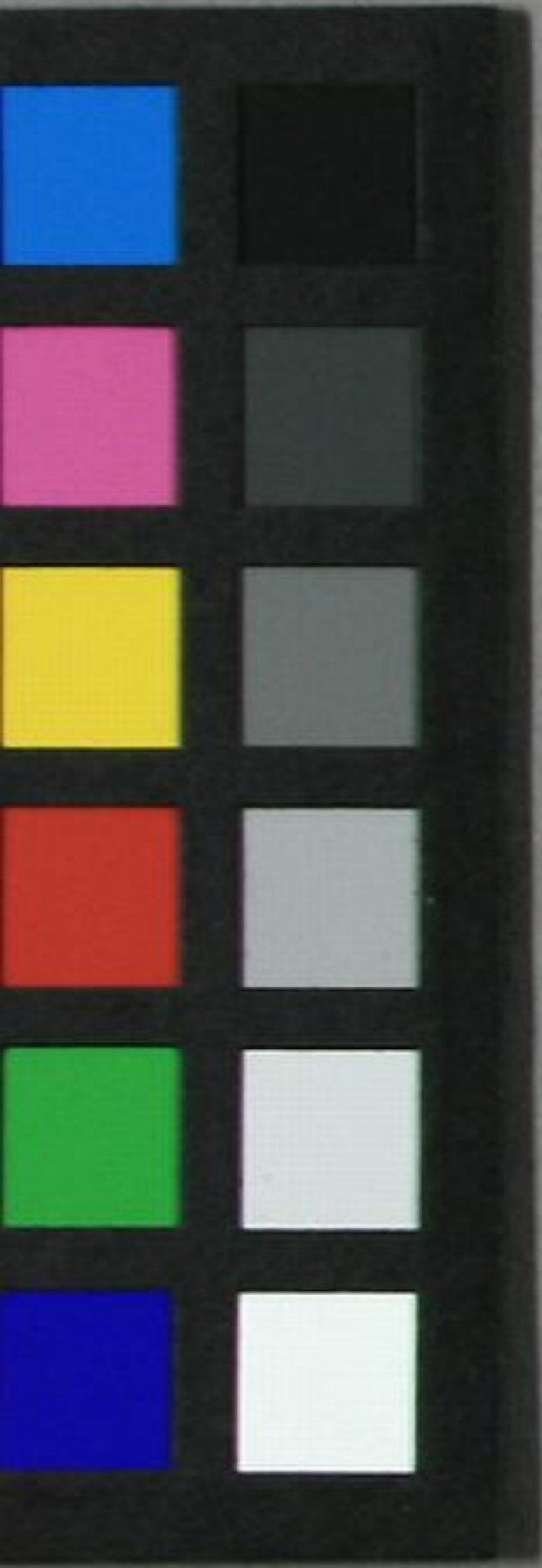
八十四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21

84



早稻田大學
圖書館藏書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

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唐紀六十 起屠維作噩盡昭陽赤奮若凡五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上之下

太和三年春正月元志紹與成德合兵掠貝州 貝州在魏州北二百一十里

義成行營兵三千人先屯齊州使之禹城 之往也一作屯禹城漢祝阿縣地天寶元年改為禹城以

縣西有禹息古城也屬齊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三十里中道潰叛橫海節度使李祐討誅之庚

子李聽史唐合兵擊元志紹破之志紹將其眾五千奔鎮州

李載義奏攻滄州長蘆拔之 滄州治清池縣九域志長蘆鎮屬清池 甲辰昭義奏元

志紹餘眾萬五千人詣本道降寘之沼州 二月橫海節度使

通鑑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六十

010190609001

1821-84

舊唐書本紀長流
後長流
十戊午
十二日

李祐帥諸道行營兵擊李同捷破之帥讀曰率進攻德州九域志德州東北至滄州
二百二十里 武寧捉生兵馬使石雄勇敢愛士卒王智興殘虐軍
中欲逐智興而立雄智興知之因雄立功奏請除刺史丙辰以
雄為壁州刺史宋白曰壁州本漢宕渠縣地後魏大統中於今州里置諾水縣唐武德八年立壁州以縣西一里壁山為名京師西南一千八百二十里
史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其子唐勸之入朝丙寅憲
誠使唐奉表請入朝且請以所管聽命石雄既去武寧王智
興悉殺軍中與雄善者百餘人夏四月戊午智興奏雄搖動軍
情請誅之上知雄無罪免死長流白州為武宗復用石雄張本武德三年析合浦縣地置博白縣四年
置南州六年改白州至京師六千一百七十五里州縣皆因博白江為名
戊辰李載義奏攻滄州破其羅
城羅城外李祐拔德州城中將卒三千餘人奔鎮州李同捷與
祐書請降降戶祐并奏其書諫議大夫柏耆受詔宣慰行營好
張大聲勢以威制諸將諸將已惡之矣好呼到翻惡烏路翻及李同捷請
降於祐祐遣大將萬洪代守滄州耆疑同捷之詐自將數百騎

紀新同
捷甲五
月甲五
王部引
唐書新
已卯新
此從新
異疑有
訊疑有

舊唐書
丙申

本紀西
作亥辛
辰先丙
紀五日
無

馳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及其家屬詣京師乙亥至將陵
漢安德縣地隋分安德於將陵故城置縣唐屬德州 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篡同捷篡初忠乃
斬同捷傳首滄景悉平五月庚寅加李載義同平章事考異曰實錄作庚寅
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僅能下之上初元即討同捷至是三年而柏耆徑入
城取為己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列辛卯貶耆為循州司戶循州
古龍川地隋置循州考異曰實錄四月李祐收德州同捷請於祐祐疑其詐柏耆
請以騎兵三百入滄州祐從之耆徑入滄收同捷與其家屬赴京師又詔曰假勢張皇
乘險縱恣指揮彈壓奏報蔑聞擅入滄州專殺大將補署逆校潛送兇渠舊傳曰滄德
平諸將害耆邀功爭上表論列上不獲已貶循州司戶新傳曰同捷請降祐使萬洪代
守滄州同捷未出也耆以三百騎馳入滄以事誅洪與同捷朝京師既行謀言王庭湊
欲以奇兵劫同捷耆遂斬其首以獻諸將疾其功比奏贊詆文宗不獲已貶耆循州司
戶參軍耆蓋張皇邀功則有之然諸將疾之而論奏文宗不得已而李祐尋薨
貶黜亦其實也至於賜死則因馬國亮奏其受同捷奴婢綾絹故也
壬寅攝魏博副使史唐奏改名孝章六月丙辰詔鎮州四
面行營各歸本道休息但務保境勿相往來惟庭湊効順為達
章表偽為于餘皆勿受辛酉以史憲誠為兼侍中河中節度使
以李聽兼魏博節度使李聽本帥義成使兼魏博分相衛澶三州以史孝章

通鑑卷之二百四十一

為節度使連翻初李祐聞柏耆殺萬洪大驚疾遂劇上曰祐

若死是耆殺之也癸酉賜耆自盡河東節度使李程奏得王

庭湊書請納景州考異曰按景州本魏州蓋因李同捷之亂又奏元

志紹自縊縊於賜翻上遣中使賜史憲誠旌節癸酉至魏州

時李聽自貝州還軍館陶遷延未進館陶在魏州北四十五里憲誠竭府庫

以治行治直甲戌軍亂殺憲誠奉牙內都知兵馬使靈武何進

滔知留後李聽進至魏州進滔拒之不得入秋七月進滔出兵

擊李聽聽不為備大敗潰走考異曰新進滔傳曰進滔下令曰公等既

以拒李聽又襲擊聽大破之安能如是新傳蓋據柳公權德政碑云公謂將士曰既迫

庭無使漏網卒獲九十三人白黑既分善惡無誤會衆顯戮共棄咸悅公於是素服而

美之辭耳今從舊傳晝夜兼行趣淺口九域志魏州館陶縣有淺口鎮趣七喻翻失亡過

半輜重兵械盡棄之重直昭義兵救之聽僅而得免歸于滑臺

李聽本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朝廷厭苦之八月壬子以進滔

為魏博節度使復以相衛澶三州歸之滄州承喪亂之餘

骸骨蔽地城空野曠戶口存者什無三四癸丑以衛尉卿殷

侑為齊德滄景節度使是年始以齊州隸橫海侑至鎮與士卒同甘苦招

撫百姓勸之耕桑流散者稍稍復業先是本軍三萬人皆仰給

度支先悉薦翻侑至一年租稅自能贍其半二年請悉罷度支

給賜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盈史言方鎮得其人則可轉荒殘為富實王庭

湊因隣道微露請服之意壬申赦庭湊及將士復其官爵徵

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為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為相會吏部侍郎

李宗閔有宦官之助甲戌以宗閔同平章事上性儉素九月

辛巳命中尉以下毋得衣紗縠綾羅衣於聽朝之暇惟以書史

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嘗著夾羅巾處昌呂翻著

曰武德已來始有巾子文官名流上平頭小樣者則天時朝貴臣內賜高頭巾子呼為

武家諸王樣中宗景龍四年三月因內宴賜宰臣以下內樣巾子開元已來文官士伍

多以紫皂官絕為頭巾平頭巾子相傲為雅製玄宗開元十九

年十月賜供奉及諸司長官羅頭巾及宮樣巾迄于今服之上謂曰朕慕卿

澶字新

癸酉

下綱目
士怒三
字紀事
本末同
據二傳
李疑是
甲戌下
疑是夜

盧言盧
氏雜說
地作戶
從有字

門地清素。故有選尚。處仁尚穆宗女新豐公主如此巾服。聽其他貴戚為之。卿不須爾。壬辰。以李德裕為義成節度使。李宗閔惡其逼己。惡

露故出之。冬十月丙辰。以李聽為太子少師。路隋言於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如楊國忠。元載。皇甫鏞。皆

姦臣所為。不足法也。上以為然。於是裴度辭度支。上許之。十一月甲午。上祀圓丘。赦天下。四方毋得獻奇巧之物。其織麗布

帛。皆禁之。焚其機杼。丙申。西川節度使杜元穎奏。南詔入寇。元穎以舊相。文雅自高。杜元穎長慶初相穆宗不曉軍事。專務蓄積。減削

士卒衣糧。西南戍邊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蠻境。鈔盜以自給。楚鈔蠻人反。以衣食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自

嗟顛謀大舉入寇。嗟顛弒君立君。遂專南詔之政。嗟才何翻邊州屢以告。元穎不之信。州甲辰。元穎遣兵與戰於邛州南。蜀兵大敗。蠻遂陷邛州。邛渠

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入朝。詔發東川興元荆南兵以救西

川。十二月丁未朔。又發鄠岳襄鄧陳許等兵繼之。以王智興為忠武節度使。智興自徐徙陳己酉。以東川節度使郭釗為西川節

度使。兼權東川節度事。嗟顛自邛州引兵徑抵成都。九域志自邛州東至成都二百六十里。庚戌。陷其外郭。杜元穎帥眾保牙城。以拒之。帥讀曰李考異曰實錄

寇及子城。元穎方覺。知按實錄十一月丙申。元穎奏南詔入寇。乙巳。奏圍清溪關。十二月丙辰。奏官軍失利。蠻陷邛州。至此乃云寇及子城。元穎方覺。知似尤之大過。今不取欲遁者數四。壬子。貶元穎為邵州刺史。己未。以右領軍大將

軍董重質為神策諸道西川行營節度使。又發太原鳳翔兵。赴西川。南詔寇東川。入梓州西郭。東川節度治梓州釗兵寡弱。不能戰。釗

更當有郭字。蜀本正如此。以書責嗟顛。嗟顛復書曰。杜元穎侵擾我。故興兵報之耳。與釗修好而退。好呼到翻蠻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撫蜀人。

市肆安堵。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蜀人恐懼。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塞悉則翻嗟顛自為軍殿。殿丁練翻及大度

一本似
作此取
記此作
二部此
元類書
舊未書
己未書
戊午書
先庚書
二壬日

舊書
及二書
郭子儀
傳差頭
杜元穎
南蠻有
同異有

新書南
蠻傳南

舊書紀
賜國信
係已已

水。嗟顛謂蜀人曰。此南吾境也。聽汝哭別鄉國。眾皆慟哭。赴水死者以千計。自是南詔工巧。將於蜀中。將龍輟嗟顛遣使上表稱蠻比修職貢。比毗至翻豈敢犯邊。正以杜元穎不恤軍士。怨苦元穎。競為鄉導。祈我此行。以誅虐帥。帥所類翻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丁卯。再貶元穎循州司馬。詔董重質及諸道兵。皆引還。郭釗至成都。與南詔立約。不相侵擾。詔遣中使。以國信賜嗟顛。

四年春正月辛巳。武昌節度使牛僧孺入朝。戊子。立子永為魯王。李宗閔引薦牛僧孺。辛卯。以僧孺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擠李德裕之黨。排擠也。擯斥也。稍稍逐之。南詔之寇成都也。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事見上卷與元兵少。山南西道節度治與元府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赴之。未至。蠻退而還。還從宜翻。又如字與元兵有常額。詔新募兵悉罷之。二月乙卯。絳悉召新軍。諭以詔旨而遣之。仍賜以廩麥。皆怏怏而退。兩翻往辭監軍。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己。以賜物薄激之。眾怒。大譟掠庫兵。趨使牙。惡烏路翻。趨七喻翻

節度使所居為使宅治事。之所為使牙使疏吏翻絳方與僚佐宴。不為備。走登北城。或勸絕而出。絕馳偽翻絳曰。吾為元帥。豈可逃去。麾推官趙存約令去。存約曰。存約受明公知。何可苟免。牙將王景延與賊力戰死。絳存約及觀察判官薛齊皆為亂兵所害。賊遂屠絳家。考異曰。新傳曰。楊叔元素疾絳。遣人迎說軍士曰。將收募直。而還為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陣。或言絕城可以免。絳不從。遂遇害。實錄。絳召諸卒。以詔旨諭而遣之。發廩麥以賞眾。皆快。快而退。出壘門。眾有請辭監軍者。而監軍楊叔元貪財。怙寵。素怨絳。之不奉己。與絳為隙久矣。至是因以賞薄激之。散卒遂作亂。今從之。戊午。叔元奏。絳收新軍募直。以致亂。庚申。以尚書右丞溫造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時三省官上疏。共論李絳之冤。諫議大夫孔敏行。具呈。叔元激怒亂兵。上始悟。三月乙亥朔。以刑部尚書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入貢及互市。先悉薦翻所過恐其為變。常嚴兵。迎送防衛之。公綽至鎮。回鶻遣梅錄李暢。以馬萬匹互市。

公綽但遣牙將單騎迎勞於境勞力到翻至則大關牙門受其禮謁

暢感泣戒其下在路不敢馳獵無所侵擾保神武川在陜嶺之北陞音刑陞北沙陀素驍勇陀沙

宜為陰山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使居雲朔塞下捍禦北邊執

宜與諸酋長入謁公綽與之宴執宜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

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當會慈由翻長知兩翻邪讀曰耶當丁浪翻福祿

人也執宜母妻入見公綽使夫人與之飲酒饋遺之見賢遍翻遺唯季翻

執宜感恩為之盡力偽千偽翻塞下舊有廢府十一舊書作廢柵當從之蓋考之唐志雲朔塞

下無十一府也執宜修之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自是雜虜不敢犯

塞雜虜謂退渾回鶻鞬靬奚室韋之屬溫造行至褒城褒城漢中縣唐屬興元府九域志褒城在府西北四十五里

遇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歸造密與之謀誅亂者以其兵八百

人為牙隊五百人為前軍入府分守諸門己卯造視事饗將士

於牙門造曰吾欲問新軍去留之意宜悉使來前既勞問勞到力翻

命坐行酒志忠密以牙兵圍之既合唱殺國既台唱殺日殺衆應聲而進殺之新軍

八百餘人皆死楊叔元起擁造靴求生造命囚之其手殺絳者

斬之百段餘皆斬首投尸漢水以百首祭李絳三十首祭死事

者其事以聞己丑流楊叔元於康州康州漢端溪縣地武德四年置南康州貞觀十二年去南字至京師

使五千七百五十里癸卯加淮南節度使段文昌同平章事為荆南節度

使癸卯奚寇幽州夏四月丁未盧龍節度使李載義擊破之辛酉

擒其王茹羯以獻羯居列翻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丁

未以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平章軍國重事者平章大事不復煩以細務與同平章事之官不同考異曰寶曆

二年度入相時猶守司空自後未嘗遷官至此實錄直言司徒裴度按制辭云遷秩上

公式是殊寵又云宜其首贊機衡弘敷教典蓋此時方遷司徒實錄先云司徒裴度誤

也疾損猶言疾減也上患宦官彊盛憲宗

敬宗弑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橫橫戶孟翻招權

納賄上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

偏欲以漸去其威權偏上者偏音逼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為尚書右

通鑑卷一百四十四

新書沙陀府通之

丞。七月。癸未。以申錫同平章事。疑則勿任。任則勿疑。文宗為負。宋申錫矣。為申錫貶逐張本。初裴

度征淮西。謂元和討吳元濟時也。奏李宗閔為觀察判官。由是漸獲進用。

至是。怨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九月。壬午。以度兼侍中。充山南

東道節度使。西川節度使郭釗。以疾求代。冬。十月。戊申。以義

成節度使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郭

釗多病未暇完補。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

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雖走卒蠻夷。無所間。蜀自清溪

南詔。險西山則西。達吐蕃。間古覓翻。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易以未踰

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

塞悉則翻下。同斷音短。或無土。則以石壘之。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

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成都得二萬人。

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崔旰之

殺郭英父。見二百二十四卷。代宗永泰元年。張勗之逐張延賞。見二百二十九卷。德宗建中四年。皆

鎮兵也。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

年三月亦歸。蜀人怙懼。怙許。拱翻。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

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為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戰勝之威。

士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正謂此也。脆此芮翻。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蜀不可

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以來。已自增兵。曷者蠻寇已逼。元穎始

募市人為兵。得三千餘人。徒有其數。實不可用。郭釗募北兵。僅

得百餘人。臣復召募。得二百餘人。復扶。又翻。此外皆元穎舊兵也。恐

議者又聞一夫當關之說。一夫當關。萬夫莫前。前人所言蜀之險也。以為清溪可塞。臣

訪之蜀中老將。清溪之傍。大路有三。自餘小徑無數。皆東蠻臨

時。為之開通。勿鄧豐。瑟兩林皆。東蠻也。為于偽翻。若言可塞。則是欺罔朝廷。要須大

度水北。更築一城。迤邐接黎州。九域志。黎州南至大度河一百里。宋白曰。黎州古沉黎地。迤以爾翻。力紙翻。

以大兵守之。方可。况聞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賂遺吐

蕃。遺唯。季翻。若使二虜知蜀虛實。連兵入寇。誠可深憂。其朝臣建言

注為上
宜補時

通鑑卷二百二十四 唐紀六十一

舊書北
狄傳仁
秀卒係
五年此
從新書

案方鎮
表大和
四年復
省景州

者。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堂謂政事堂。案文案也。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憲法也。敗補過翻。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郭。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是歲。勃海宣王仁秀卒。子新德早死。孫彝震立。改元咸和。

五年春正月丁巳。賜滄齊德節度名義昌軍。張孝忠以程日華為滄州刺史。米滔之亂。滄定

隔絕。日華以滄州自通於朝廷。貞元三年。以日華為橫海軍節度。領滄景二州。元和十三年。王承宗獻德棣二州。而橫海軍領滄景德棣四州。長慶元年。省景州。明年復領景州。大和元年。增領齊州。明年以棣州隸淄青。平盧節度。又明年罷橫海節度。更置齊德節度。尋平李同捷。得滄州。更號滄齊德節度。是年賜號義昌軍。庚申。盧龍監軍奏。李載義與勅使。宴於毬場後院。副兵馬使楊志誠。與其徒呼噪作亂。載義與子正元。奔易州。志誠又殺莫州刺史張慶初。宋白曰。幽州南至莫州二百八十里。上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

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覓獻其地。事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宗敬

寶曆二年。李載義得范陽事。見上卷。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載義自易州赴京師。上以載義有平滄景之功。上三年。且事朝

廷恭順。二月壬辰。以載義為太保。同平章事如故。以楊志誠為

盧龍留後。

臣光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治也。直治

之翻下同。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羣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

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自師長而上至天子。則所謂師

長者。近民之官也。長知丈翻。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彊而扶弱。撫

服而懲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

從也。率循也。從順也。一曰。相率而從上之令也。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樸之辭。載

義藩屏大臣。屏必。鄧翻。有功於國。無罪而志誠逐之。此天子所宜

治也。若一無所問。因其土田爵位授之。則是將帥之廢置

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上。何為哉。國家之有方鎮。

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

新書 立傳 東 紀年 四 紀年 四 原年 立 四 本 年 立 四 景月 有 景字 此 景上 有 景從 舊 景目 錄 成 成 時

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新羅王彥昇卒。子景徽立。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

部侍郎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璠字震翻 考異曰

為京兆十二月遷左丞故申錫得罪時京兆尹乃崔瑄也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為之備。上弟漳王湊

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戊戌

守澄奏之。上以為信然。甚怒。漳王固上之所忌因其所忌而譏問守澄

欲即遣二百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

自亂矣。宜召他相與議其事。以馬存亮定張韶之難及爭宋申錫之事觀

掌飛龍廡守澄乃止。是日旬休。謂一月三旬遇旬則下直而休沐遣中使悉召

宰相。至中書東門。中使曰。所召無宋公名。申錫知獲罪。望延英

以笏扣頭而退。按閣本大明宮圖中書省與延英殿其間僅隔殿中外院殿中內院耳宰相至延英。上示

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貽丑吏翻上命守澄捕豆盧著所告十六宅

官市品官晏敬則。及申錫親事王師文等於禁中。鞠之。親事常在左右者今

宰執侍從猶有親事官師文亡命。三月庚子。申錫罷為右庶子。自宰相大臣

無敢顯言其冤者。獨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

內獄。付外廷覈實。鞠於禁中故曰內獄由是獄稍緩。正雅。翊之子也。王翊

紀晏敬則等自誣服。稱申錫遣王師文達意於王。結異日之知。

獄成。壬寅。上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午際

方交午漏初刻非正午時也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

闕盧鈞舒。元褒。蔣係。裴休。韋溫等。復請對於延英。復扶又乞以

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屢遣之出。不退。玄亮

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慎。况宰相乎。上意稍解曰。

當更與宰相議之。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今

申錫已為宰相。假使如所謀。復與何求。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

覆案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癸卯。貶漳王湊為巢縣公。宋

申錫為開州司馬。存亮即日請致仕。存亮之上更有一馬字姓名較明

白按馬存亮自以知宋申錫之冤

紀事本末

通鑑卷一百四十四

九

通下疑

而不能救。惡王守澄之橫而不能退。即王通見一百七十九 玄亮。磁州人。質通五世孫。日乞身致事。雖宦者而有古人之風。

卷隋文帝仁壽三年。號文中子。係父之子。蔣父見二百三十五 元襄。江州人也。晏敬

則等坐死。及流竄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於貶所。夏四月。己

丑。以李載義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志誠為幽州節度使。五

月。辛丑。上以太廟兩室破漏。踰年不葺。罰將作監度支判官宗

正卿俸。將作監掌土木工匠度支掌支調宗正卿掌太廟齋郎宗廟不修故皆罰俸俸扶用 亟命中使帥工徒。輟

禁中營繕之材。以葺之。帥讀曰舉 右補闕韋溫諫以為國家置百官

各有所司。苟為墮曠。墮讀曰墮 宜黜其人。更擇能者代之。更工 今曠

官者。止於罰俸。而憂軫所切。即委內臣。是以宗廟為陛下所私。

而百官皆為虛設也。上善其言。即追止中使。命有司葺之。丙

辰。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遣使詣南詔。索所掠百姓。索山客翻前

者得四千人而還。考異曰德裕西南備邊錄曰南詔以所虜男女五千二百

僧道工巧四千餘人復歸成都 秋八月。戊寅。以陝虢觀察使崔郾為

鄂岳觀察使。鄂式申翻鄂岳地。囊山帶江。處百越巴蜀荆漢之會

處昌。土多羣盜。剽行舟。剽匹 無老幼。必盡殺乃已。郾至。訓卒治

兵。作蒙衝。追討。蒙衝戰船也 歲中悉誅之。郾在陝。以寬仁為治。

治直吏 或經月不答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郾曰。陝

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夷俗。慄狡為奸。

標匹 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治直 政貴知變。蓋謂此也。西川節

度使李德裕奏。蜀兵羸疾老弱者。從來終身不簡。臣命立五尺

五寸之度。簡去四千四百餘人。簡選也去 復簡募少壯者千人。

以慰其心。復扶又翻 所募北兵。已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倉

合翻 轉相訓習。日益精練。又蜀工所作兵器。徒務華飾。不堪

用。臣今取工於別道。以治之。無不堅利。治直 九月。吐蕃維州副

使悉怛謀請降。怛當 盡帥其眾奔成都。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

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庚申。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燒十

監本新

通鑑卷二百四十四

十一

紀丙辰

一本二

按實錄云。約四千人。今從之。

下同

治直吏

少詩照翻

割翻

唐紀六十一

千作二

無各字

三橋。擣西戎腹心。可洗久耻。是章阜沒身恨。不能致者也。德宗時

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下戶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

約罷戍兵。比毗至翻。好呼到翻。考異曰。舊僧孺傳。載僧孺語曰。今吐蕃論董勃

回。文宗實錄。太和六年三月。吐蕃遣論董勃藏入見。不言。元鼎再奉使。杜牧僧孺墓誌。亦無董勃等名。蓋舊傳誤也。中國禦戎。守信為

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原州蕭關縣有蔚茹水。水西即白草軍蔚紆勿翻。

平涼阪。上時掌翻。阪音反。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

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

匹夫所不為。况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

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

裕由是怨僧孺益深。為武宗朝。李德裕追論維州事張本。冬。十月。戊寅。李德裕奏。

南詔寇嶺州。陷三縣。嶺音

六年。春。正月。壬子。詔。以水旱降繫囚羣臣。上尊號。曰太和文武

至德皇帝。右補闕韋溫上疏。以為。今水旱為災。恐非崇節徽稱

之時。稱尺證上善之。辭不受。三月。辛丑。以武寧節度使王智興

兼侍中。充忠武節度使。以邠寧節度使李聽為武寧節度使。

回鶻昭禮可汗。為其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立。從才用翻。考異曰。舊

義節等將馳馬到且報可汗。二月二十七日。李聽之前鎮武寧也。有蒼

頭為牙將。考新舊書。李聽前此未嘗鎮武寧。切意此蒼至是。聽先遣親吏

至徐州。慰勞將士。勞力到翻蒼頭不欲聽復來說軍士。復扶又翻。說式芮翻殺

其親吏。嚮食之。聽懼。以疾固辭。辛酉。以前忠武節度使高瑀為

武寧節度使。夏。五月。甲辰。李德裕奏。修邛崃關。及移嶺州。理

臺登城。邛崃關。或作邛峽。關誤也。邛崃關在雅州榮經縣。所謂邛峽九折坂。王尊

曰。邛崃關近榮經。去黎州六十里。李心傳秋。七月。原王遼薨。遼代宗子冬。十

月。甲子。立魯王永為太子。初。上以晉王普敬宗長子。性謹愿。欲

以為嗣。會薨。晉王普。太和二年。薨。見上卷。上痛惜之。故久不議建儲。至是。始行

通鑑卷二百四十四

通鑑卷二百四十四

有月書作誤釋
二戊下紀據在在
申宜七二黎黎

今本
月作三

舊書
三作二

綱目服
下有時
和年豐
四本紀
事本末

之。十一月乙卯。以荆南節度使段文昌為西川節度使。西川
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上言。數所角翻為于偽翻。縛送悉怛謀以快虜
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
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踈之。
尤者以為慈過也。踈者情不相親也。僧孺內不自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
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責其尸位素餐無。佐理與化之心。僧孺對曰。太平
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至理猶言。至治也。亦
謂小康。康安也。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謂同列曰。主上
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十二月乙丑。以
僧孺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臣光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修樂舉。
刑清政平。奸宄消伏。先音。軌。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家
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於斯之時。闍寺專權。脇君於內。弗能

遠也。願于。藩鎮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拒

命自立。弗能詰也。詰起。吉翻。軍旅歲興。賦歛日急。歛力。瞻翻。骨血縱橫

於原野。縱子。容翻。杼軸空竭於里閭。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

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承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

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按書。問命。且夕承弼。厥辟本不專指宰。相溫公取翊輔之義。遂以為宰相之任。

又公以進退之道。責牛僧孺。亦有見於後之竊位盜名如僧孺者。治直吏翻。

珍王誠薨。新書誠作誠。誠德宗子也。乙亥。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丁

未。以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為兵部尚書。初李宗閱與德裕有

隙。事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

宗閱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棕。沮在呂翻。棕。祖宗翻。宗閱黨也。嘗詣宗

閱。見其有憂色。曰。得非以大戎乎。兵部掌戎政。尚書其長也。故棕隱語謂之大戎。宗閱曰。然。

何以相救。棕曰。棕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閱曰。何如。

棕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嫌。嫌。嫌苦。箴翻。嫌不決之意。若使

據新書
紀有已上
宜紀世及
宗室人作
誠書人作
本誠書人
本作誠書
本誠書人
錄案二目
月無己未
未無己未
目無己未
字深能四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唐紀六十一

之知舉必喜矣知舉知貢舉也宗閱默然有間曰問如字更思其次悰曰

不則用為御史大夫不讀曰否宗閱曰此則可矣悰再三與約乃詣

德裕德裕迎揖曰公何為訪此寂寥悰曰靖安相公令悰達意

李宗閱蓋居靖安坊因以稱之如後劉崇望居光德坊呼為光德劉公之類即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

下曰此大門官唐制大朝會御史大夫帥其屬正百官之班序遲明列於兩觀故以為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

之寄謝重沓重直龍翻宗閱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又復扶事遂中

止牛僧孺患失之心重李德裕進取之心銳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虞卿汝士之從弟也楊汝士見二百四十一卷

七年春正月甲午加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初

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他鎮既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又士

大夫多請託心輕朝廷考異曰補國史曰文宗朝劉從諫朝觀渥澤甚厚自謂河朔近無比倫頗矜臣節文武百辟盡湊其門

從諫廣行金帛賂諸權要求登台席人情多可相國李公固言獨無一言從諫欲市其

歡玉不可染欲諛其意水不可穿門館不敢導其誠懇遇休假謁於私第投誠瀝懇至

於再三相公正色謂曰僕射先君以東平之功鎮鎮路二十餘年及即世之後僕射擅領

戎務坐邀朝命朝廷以先君勳績不絕賞延任居蕃閩位劉有官豈是恩澤降於等倫

欲以何事效忠報國僕射若請遷陞一鎮大風謂劉射英雄忠義首冠蕃臣今求佩相

衰職之重命賞封功區區躁求一何容易某比謂僕射英雄忠義首冠蕃臣今求佩相

印擁節旄榮歸舊藩亦河朔尋常偏疆之臣所措履也忠節安在深為解體從諫變然

噤口無辭再拜趨出然從諫厚賂倖臣旬日間果以本官加平章事遽辭歸鎮幸田踐

於郵亭李相公謂曰相公少年昌盛勉報國恩幸望保家勿殃後嗣從諫以笏扣頭灑

淚而辭及至本鎮謂從事將校曰昨者入覲闕庭遍觀朝德唯李公峻直貞明凜然可

懼真社稷之重臣也按因言此故歸而益驕為劉從諫倔強張本徐州承王智

興之後士卒驕悖節度使高瑀不能制悖蒲妹翻又蒲沒翻考異曰杜牧上崔相公書曰高僕射寬

厚聞名不能治軍事舉動汗流拜于堂下此蓋文士筆快耳未必必然也上以為憂甲寅以嶺南節度使崔

珙為武寧節度使珙至鎮寬猛適宜徐人安之珙瑄之弟也崔

見上五年珙居鍊翻二月癸亥加盧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楊志誠檢

校吏部尚書進奏官徐迪徐迪盧龍進奏官也宋白曰大曆十二年正月勅諸道先置上都留後便宜並改充諸道都知進奏

官詣宰相言軍中不識朝廷之制唯知尚書改僕射為遷不知工部改吏部為美勅使往恐不得出晉宋以來以吏部尚書為大尚書

官豈不知之徐迪敢詣宰相出是言者直以下陵辭氣甚慢宰相不以為意上替無所忌憚耳勅使不得出言必將拘留之也

丙戌以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

困學云此紀事出此也

事出此紀也

事出此紀也

事出此紀也

事出此紀也

事出此紀也

事出此紀也

事出此紀也

事出此紀也

事出此紀也

事出此紀也

事出此紀也

事出此紀也

事出此紀也

事出此紀也

事出此紀也

事出此紀也

舊唐書李程傳出此取

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論議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不由宰相進除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上即位至是八年矣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愀七乙亥。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秋七月壬寅。以右僕射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宣武節度使楊元卿有疾。朝廷議除代。李德裕請徙劉從諫於宣武。因拔出上黨。不使與山東連結。上以為未可。癸丑。以左僕射李程為宣武節度使。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進士試論議。不試詩賦。楊綰議見二百二十卷代宗廣德元年又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事見二百九卷睿宗景雲元年難乃且翻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閣。天下議皆以為幽閉骨肉。虧傷人倫。曷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處昌呂翻雖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官故也。見前紀。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高屬踈者出閣。且除諸州上佐。使攜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去羌呂翻海內孰不欣悅。上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八月庚寅。冊命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閣。授緊望州刺史上佐。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諸都督護府外以近許汝晉洛魏魏相為十望。又有十緊。其後入緊望者浸多。凡商寧青汾貝趙襄常宣皆望州也。蔡徐郭楚鄂彭蜀為緊州。不及十數。又以汝魏鄭汴魏洋蘇為雄蓋升雄望者既多。所以不及十十六宅縣主。以時出適。出閣而適人。使有配偶進士停試詩賦。諸王出閣。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壬寅。加幽州節度使楊志誠檢校右僕射。考異曰。舊傳曰。朝廷納裴度言。務以舍垢。下詔論之。因再遣使。加尚書右僕射。按此時度為襄陽節度使。舊傳恐誤。今從實錄。仍別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驚五到翻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為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

二閣七甲申月命

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

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

其風流。因亦為寇。齊李正己、梁李靈曜、蔡李希烈、吳氏、被皮、義翻。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

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

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為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

乎。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唐承隋制。開十六衛。改左右翊衛曰左

右屯衛曰左右威衛。府左右禦衛曰左右領軍。衛府左右備身曰領左右府。唯左右武

衛府左右監門府。左右候衛府。仍隋不改。顯慶五年。改左右府曰左右千牛府。龍朔二

年。左右衛府。驍衛府。武衛府。皆省府字。左右威衛曰左右武衛。左右領軍衛曰左右

戎衛。左右候衛曰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府曰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府曰左右奉宸

衛。後復曰左右千牛衛。咸亨元年。復改左右戎衛曰領軍衛。武后光宅元年。改左右驍

衛曰左右武衛。衛左右武衛曰左右鷹揚衛。左右威衛曰左右豹韜衛。左右領軍衛曰

左右玉鈴衛。唐初十六衛置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將軍各二人。從三品。貞元

二年。十六衛各置上將軍一人。從二品。雖設官而無兵可掌。故當時以為無謂。貞觀

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諸府

折衝都尉一人。上府正四品上。中府從四品上。下府正五品下。左右

果毅都尉各一人。上府從五品下。中府正六品上。下府從六品下。以儲兵伍。有

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

奉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諸府。散者分散之散。上府不越千二百人。

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將即亮翻。伍散田畝。力解勢破。

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帥。亦不可使為亂耳。帥所類。及其居外

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被皮。斧鉞在前。爵賞在後。廳暴交梓。豈

暇異略。雖有蚩尤為帥。亦無能為叛也。此所謂實天

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

以能柄統輕重。制郭表裏。聖算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

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彊矣。請搏四夷。

於是府兵內剗。字書無剗字。今以。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

內無一人矣。尾大中乾。乾音。成燕偏重。謂成安祿山偏重。而天下

掀然。根萌熾燃。七聖肝食。七聖謂肅代。德順憲穆敬。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

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兵。

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古今以還。法術最長。其

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為甚。將即亮翻。復。率皆

扶又翻下同。

案新書兵志唐會要文獻通考諸書開府之數各異詳見史商

全唐文陸大本同

市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謂負倚宦官行貨賂以進取也折券交貨所能致也

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

之其彊傑復勃者則撓削法制撓弼力翻撓奴教翻不使縛己斬族忠良

不使違己力一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巧狡者泥恐當作呢亦能家

算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郡謂列郡都謂五都四履所治指

為別館左傳管仲曰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預注云履所踐履之界後人言賜履者本此此四履謂四境所至

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憂割生人略而天下而作答是以天下兵

亂不息齊人乾耗乾音干靡不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之旨

其誰原而復之乎太宗文皇帝又作戰論以為河北視天下猶珠璣

也言河北不資天下所產以為富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

耕加以土息健馬息生也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處昌呂翻不

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

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是一支兵

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不可

他使是二支兵去矣河東太原之全軍盟津河陽軍滑臺義成軍大梁宣武軍彭城武寧軍東天平軍盟讀曰孟塞音悉則翻

六鎮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仰牛向翻橫拱不為橫拱者言橫其兩肱拱立而事其帥他無

所為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赤地盡取才能應

費是三支財去矣才能之才即纜字漢書作財後人從省便又去具作才咸陽西北戎夷大屯

謂自咸陽西北列大屯以防戎夷也盡剽吳越荆楚之饒以啖戍兵啖徒濫翻是四支財

去矣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為安乎今者誠能

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

偷安奉私殿寄大臣謂受殿邦之寄者牧蓋謂當時節度使也詩采葑殿天子之邦毛氏注云殿鎮也音丁練翻戰士離落兵

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荷下可翻仰食縣官則

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小裨謂裨將操七刀翻以虜壯為幸以師

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

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或

通鑑卷一百四十四 唐紀六十

唐紀六十

全唐文
田字
出外
我乎

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戰勝則奏凱歌而還。書品謂書其官品也。還音旋。爵命極矣。

田官廣矣。田宮猶言田宅也。金繒溢矣。繒慈。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出死。

勤於我矣。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焉於。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

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跳身而來。謂逃至京師也。刺邦而去。謂貶為刺史也。喪息浪翻。回視刀鋸。氣色甚

安。一歲未更。更工。衡翻。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立壇墀之上。謂復登大將之壇也。此輕

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專。恩臣勅使。迭來揮之。亦指

宦官之。怙恩者。堂然將陳。股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

麗。陳讀曰陣。麗力知翻。偃月魚麗皆陣名。偃月陳中軍。偃居其中。張兩角向前。左傳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三軍萬夫。環旋

翔羊。愧駭之間。翔羊猶云徜徉徘徊也。愧呼廣翻。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

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而乃

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又作守論。以為今之議皆曰。夫倔彊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銜策。偏渠勿翻。疆其兩。銜策所以馭馬。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

而不撓。外而不拘。撓奴巧翻。亦猶。秦擾虎狼。而不拂其心。秦養也。撓訓也。順也。

曰拂。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

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

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別待之。貸以法度。於是闕視

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

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凡賞功者。錄其功而加之封爵。無功而超越。授之以爵。是謂越錄。受讀曰授。

覲聘不來。几杖扶之。言不朝者。賜之几杖。以安其心。逆息虜胤。皇子嬪之。息子也。胤繼嗣也。河

北蕃將之子。率多尚主。裝緣采飾。無不備之。緣以。是以地益廣。兵益彊。僭擬

益甚。侈心益倡。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劃呼麥翻。又音畫。而賊夫貪

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詛莊。助翻。恬淡不

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唱。梁蔡吳

蜀。躡而和之。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相立為王。李希烈。李錡。劉闢。繼亂也。和戶臥翻。其餘混瀕軒囂。瀕戶

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謂憲宗。宵旰不忘。宵宵衣也。謂未明求衣也。旰旰食也。謂日

食也。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

讀下
者紀
作本
事本
陸本
同

一本
昌盛
領傳

之郊。幾為犯獵哉。周秦之郊謂河南關內也。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

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答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

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

而塞無涯之爭。區區之有謂朝廷爵命塞悉則翻。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

也。幾居依翻。掉徒弔翻。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經常也。愚見為盜者。

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又注孫

子為之序。以為兵者刑也。大刑用甲兵。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

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武。離而俱

行。因使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粗暴

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禮曰。四郊多壘。此卿

大夫之辱也。記曲禮之言。歷觀自古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

兵也。主兵者。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

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將即亮翻。漢祖言。指蹤者人也。指蹤謂指

示獸蹤此與漢書因文取義小不同。獲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

吾不當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觀溫公取社牧此語則其平時講明相業可以見矣。前那

寧行軍司馬鄭注。倚王守澄權勢。燻灼上深惡之。惡鳥露翻。九月

丙寅。侍御史李欵。閣內奏彈。注內通勅使。外違朝士。兩地往來

兩地謂往來南牙北司間也。使疏吏翻。朝直遙翻。卜射財賄。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

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上時掌翻。守澄匿注於右

軍。王守澄時為右軍中尉。故得以匿注。左軍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皆

惡注。惡鳥露翻。左軍將李弘楚。說元素曰。說式芮翻。鄭注奸猾無雙。卵繫

不除。穀苦角翻。鳥子未出者。使成羽翼。必為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弘

楚請以中尉意。詐為有疾。召使治之。來則中尉延與坐。弘楚侍

側。伺中尉舉目。擒出杖殺之。伺相吏翻。中尉因見上。叩頭請罪。具言

其奸。楊王必助中尉進言。楊王謂楊承和王踐言也。況中尉有翼戴之功。元和末穆

宗立韋元素亦以預有定策之功矣。豈以除奸而獲罪乎。元素以為然。召之。注至。夔

皆同。

全唐文
武上
有
日字

一本勿
作切全
唐文編
目陸本

屈鼠伏 蝮鳥郭翻易大傳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佞辭泉涌元素不覺

執手款曲諦聽忘倦 謂火迴翻又翻 弘楚詞伺再三元素不顧以金帛

厚遺注而遣之 正翻遺唯季翻 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斷必不

免他日之禍矣 斷丁亂翻為元素 因解軍職去頃之疽發背卒王

涯之為相注有力焉 是必因注以 且畏王守澄遂寢李款之奏

守澄言注於上而釋之尋奏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 開成紀事

曰五年金吾將軍孟文亮出鎮郊以與注姻懿之故奏為軍司馬路經奉天防遏使御史大夫王從亮薄其為人為之禮注毀從亮於守澄竟為守澄詎構決杖投荒未

幾文亮沒罷職還城守澄潛置為軍畫時澤路劉從諫本欲誅注忌其權勢因辟為節度副使纔至潞州涉旬之間會上疾愈太和七年十一月驛徵之赴闕偶遭其時聖體

樓愈上悅之自此恩寵漸隆凡臺省府縣軍戎莫不從風七年九月十三日侍御史李欵彈注內通勅使外連朝臣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晝伏夜動于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

以目賊社轉固恐為禍貽罪不容誅理合顯戮其鄭注請付有司時王涯重處台司注之所致又慮守澄黨援遂寢不行注潛遁軍司矣李德裕文武兩朝獻替記曰八年春

暮上對宰相歎天下無名醫便及鄭注精於服食或欲寘於翰林伎術院或欲令為左神策判官注自稱衣冠皆不願此職守澄遂託從諫奏為行軍司馬及赴職宗閣又自

山南令判官楊儉至澤路與從諫要約令却薦入今從實錄 朝野駭歎 甲寅以前患武節度使王

自同華還 同華同州華州華戶化翻還音施 言閭閻彫弊上歎曰關中小稔百姓尚

爾况江淮比年大水其人如何 比毗 吾無術以救之敢崇虛名

乎因以通天帶賞季稜 通天犀帶也 羣臣凡四上表竟不受 庚子

上始得風疾不能言於是王守澄薦昭義行軍司馬鄭注善醫

上徵注至京師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 甘露之禍胎成矣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
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唐紀六十一 起開逢攝提格盡疆
圍大荒落凡四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中

大和八年春正月。上疾小瘳。丁巳。御太和殿。按閣本大明宮圖入左
銀臺門稍北即太和殿

又西即
清思殿 見近臣。然神識耗減。不能復故。二月壬午朔。日有食

之。夏六月丙戌。莒王紆薨。紆順宗子
紆山於翻 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

方。司門員外郎李中敏上表。以為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

宋申錫之冤濫。宋申錫事見
上卷五年 鄭注之姦邪。今致雨之方。莫若斬

注而雪申錫。表留中。中敏謝病歸東都。考異曰。新舊中敏傳皆云。六
年夏。上此疏。今據開成紀事。大

通鑑卷二百四十五

和權兇記皆云八年六月又中敏疏言申錫臨終按申錫去年七月卒若六年則申錫尚在從開成紀事

鄭王經薨經亦順宗子

初李仲言流象州事見二百四十三卷敬宗寶曆元年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逢

吉思復入相復扶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

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云仲言善易上召見之時仲言

有母服難入禁中乃使衣民服衣於號王山人仲言儀狀秀

偉倜儻尚氣倜儻不羈也更炤曰卓異貌頗工文辭有口辨多權數上見

之大悅以為奇士待遇日隆考異曰舊傳李訓初名仲言居洛中李逢吉為留守思入相訓揣知其意即以奇計動

之自言與鄭注善逢吉遺訓金帛珍寶數百萬令持入長安以賂注又曰初注構宋申錫事帝深惡之欲令京兆尹杖殺至是以藥稍效始善遇之獻替記曰先是上惡鄭注

極甚嘗謂樞密使曰卿知有善和端公無歎京兆尹懦弱不能斃於枯木開成紀事曰訓除名流象州會恩歸于東洛投謁諸處困乏逢吉叱之不顧會鄭注賓副上黨路經

東都于道投之廣以古今義烈披述衷款注本凶邪趨而附之自此豁然相納之太和

八年三月以布衣在翰林注之援也甘露記曰訓為人長大美貌口辯無前常以英雄

自任會鄭注介上黨出洛陽訓慨然太息曰當世操權力者握觚苛細無足與言吾聞

結為死交及注赴闕請訓行京師為卜居供給日夕往來乘間奏於上按實錄去年九

月李欽彈鄭注云前鄭州行軍司馬今年九月庚申王守澄宣召鄭注對於浴堂門獻

替記八年春鄭注上對幸臣歡天下無名醫更及鄭注請於浴堂門獻

喪母已潛入城稱王山人兩度對於含元殿今年八月十三日欲與諫官至九月三日

鄭注自絳州至便於宣徽對然則訓自去年已因注請守澄得見上注今年暮春方從

昭義辟然則訓舊與注善去春己入長安見上非注赴昭義時始定交亦非去年十一

月徵注於潞州又非訓隨注

為諫官實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彛所為計陛下必盡知之豈

宜寘之近侍兩省官皆近侍也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臣聞惟顏

回能不貳過彼聖賢之過但思慮不至或失中道耳至於仲言

之惡著於心本安能悛改邪著直畧翻悛丑緣翻心本猶言心根也上曰李逢吉薦之

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為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

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

手止之上回顧適見色殊不懌而罷始涯聞上欲用仲言草諫

疏極憤激既而見上意堅且畏其黨盛遂中變尋以仲言為四

門助教四門助教從八品給事中鄭肅韓偓封還敕書偓七德裕將出

中書謂涯曰且喜給事中封敕涯即召肅偓謂曰李公適留語

通鑑卷之四百十五

令二閣老不用封敕留語謂將出之時所留下言二人即行下書牘而行

下之也明日以白德裕德裕驚曰德裕不欲封還當面聞何必

使人傳言且有司封駁駁北豈復稟宰相意邪復扶二人悵恨

而去九月辛亥徵昭義節度副使鄭注至京師去年鄭注出佐昭義軍事見上卷

王守澄李仲言鄭注皆惡李德裕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壬戌詔徵宗閔於興元惡鳥路翻

帥興元見上卷七年興元府至京師一千二百二十三里冬十月辛巳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

誠及監軍李懷侖件疑推兵馬使史元忠主留務庚寅以李

宗閔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甲午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德

裕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日以李仲言為翰林侍講

學士給事中高銖鄭肅韓偓諫議大夫郭承嘏中書舍人權璩

等爭之不能得承嘏晞之孫晞郭子璩德興之子也權德興元和初為相璩求

於乙巳貢院奏進士復試詩賦從之唐尚書省在朱雀門北正街之東自占一坊六部附屬其旁省

午以德裕為兵部尚書楊志誠過太原李載義自毆擊欲殺

之楊志誠逐載義見上卷五年毆烏口翻幕僚諫救得免殺其妻子及從行將卒朝

廷以載義有功不問李載義有平滄景之功將即亮翻載義母兄葬幽州志誠發

取其財載義奏乞取志誠心以祭母不許十一月成德節度

使王庭湊薨軍中奉其子都知兵馬使元逵知留後元逵改父

所為事朝廷禮甚謹史元忠獻楊志誠所造袞衣及諸僭物

丁卯流志誠於嶺南道殺之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

宜自便以德裕自請留京師也乙亥復以德裕為鎮海節度使不復兼平章

事復扶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非其黨則相擠同黨則相援擠子西翻又子細翻援于元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

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

同本末

紀事本末
死新書
李載義
傳無兄
字
二
有
月
下
一
宜
二
字

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處昌呂翻譽音余好呼到翻惡烏路翻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

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荀卿子之言度徒洛翻量音良有功者

賞有罪者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彊不能斷斷丁亂翻邪正並進毀譽

交至取捨不在於己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蠹生醴酸而蚘集蚘而銳翻故朝廷有朋黨

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羣臣也文宗苟患羣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譽者為實為誣譽音所進退者為賢為不肖

其心為公為私其人為君子為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棄

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驅之使為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為乃怨羣臣之難治治直是猶不種不芸而怨田之燕也朝中之

黨且不能去况河北賊乎溫公此論為熙豐發也丙子李仲言請改名訓幽州奏莫州軍亂刺史張元汎不知

所在十二月己卯以昭義節度副使鄭注為太僕卿郭承嘏累上疏言其不可上不聽於是注詐上表固辭上遣中使再以

告身賜之不受史極言鄭注之姦狀癸未以史元忠為盧龍留後考異曰實錄十一

錫與御史中丞宇文鼎受密詔誅鄭注使京兆尹王璠掩捕之璠密以堂帖示王守澄帖由政事堂出故謂之堂帖璠字袁翻注由是得免深德璠璠

又與李訓善於是訓注共薦之自浙西觀察使徵為尚書左丞王璠之險躁自可以得禍史言其預甘露之難亦有所自來

九年春正月乙卯以王元逵為成德節度使巢公湊薨追贈齊王漳王湊貶巢公事見上卷五年鄭注上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辛卯

丙子新書紀元

二書紀元上亥卯

發左右神策千五百人浚曲江及昆明池

雍錄唐曲江本秦隴州至漢為樂遊苑基地最高四

望寬敞隋營京城宇文愷以其地在京城東南隅地高不便故闕此地不為居人坊巷而鑿為池以厭勝之又會黃渠水自城外南來故隋世遂從城外包之入城為芙蓉池且為芙蓉園也漢武帝時池周回六里餘唐周七里占地三十頃又加展拓矣其地在城東南鼻道坊龍華寺之南昆明池漢武帝所鑿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三輔故事曰池周三百二十頃長安志曰今為民田夫既可以為民田則非有水之地矣然則漢於何取水也長安志引水經曰交水西至石塢武帝穿昆明池所造有石闕堰在縣西南三十二里則昆明之周三百餘頃者用此堰之水也昆明基高故其下流尚可壅激以為都城之用於是並城疏別三派城內外皆賴之此池仍在括地志曰豐鎬二水皆已堰入昆明池無復流派括地志作於太宗之世則唐初仍自壅堰不廢至文宗而猶嘗加濬也然則圖經之作當在文宗後故竭而為田也 三月冀

王絳薨

絳順宗子

丙辰以史元忠為盧龍節度使

初李德裕為

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陽坐宋中錫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已離浙西

傅母女師也處昌呂翻離力智翻

牒留後李蟾使如詔

旨

德裕自浙西徵見上卷三年鎮蜀見四年宋申錫事見五年繫年差殊當考

至是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

漢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為不軌上怒甚召宰相及璠漢鄭注等面質之璠漢等極口誣之路隋曰德裕不至有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言者稍息夏四月以德裕為賓客分司

癸巳以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始受之仍舉倉部員外郎李欵自代曰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在欵之誠乃事君而

盡節款奏注見上卷上年考異記曰時論或云欵外沽直名而陰事注按欵彈注自代遂有此疑耳今不取時人皆哂之笑不壞顏為哂丙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路隋充鎮海節度使趣之赴鎮趣讀曰促不得面辭坐救李德裕故

也考異曰舊隋傳曰德裕貶袁州長史隋不署奏狀始為鄭注所忌出鎮浙西按寶錄隋出鎮在德裕貶前四日今不取初京兆尹

河南賈餗餗蘇谷翻性褊躁輕率與李德裕有隙而善於李宗閔鄭

注上已賜百官宴於曲江古者上已正用三月之上巳日自魏以後但用三勝行樂三月三日其一也故事尹於外門下馬掛御史餗恃其貴勢乘馬直入

殿中侍御史楊儉蘇特與之爭餗罵曰黃面兒敢爾坐罰俸餗耻之求出詔以為浙西觀察使尚未行戊戌以餗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庚子制以曩日上初得疾謂七年冬也王涯呼李德裕

奔問起居德裕竟不至又在西蜀徵逋懸錢三十萬緡百姓愁

通鑑卷二百四十五

困。貶德裕袁州長史。初宋申錫獲罪事見上。宦官益橫橫戶。

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

數以微言動上。揣初委翻。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

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

以誅宦官為己任。考異曰。舊傳以為上出易義。以示群臣之時。已與訓有誅

卷上問閻弒吳子餘祭事。康佐託以春秋義。與臣窮究未精。不敢容易解陳。後上以問

李仲言。仲言乃精為上言之。上曰。朕左右刑臣多矣。餘祭之禍。安得不慮。仲言曰。陛下

留意於未萌。臣願遵聖謀。實錄。今年四月癸亥。許康佐進纂集左氏傳三十卷。五月乙

巳朔。以御集左氏列國經傳三十卷。宣付史館。然則上與訓謀誅宦官。必在此際矣。然

文宗與訓語時。宦官必盈左右。恐亦。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

不從。聲勢烜赫。烜當割翻。一作烜况遠翻。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

賂遺山積。遺唯。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

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興寧仇士良有功。興寧漢龍

左置興寧縣。唐屬循州。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為上謀。為子。進擢士良。

以分守澄之權。五月乙丑。以士良為左神策中尉。出元素。以守

澄不悅。戊辰。以左丞王璠為戶部尚書判度支。京城訛言。

鄭注為上合金丹。合音。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上聞而惡之。惡

路翻。鄭注素惡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搆之云。此語出於虞

卿家人。上怒。六月。下虞卿御史獄。下戶。注求為兩省官。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李宗閔不許。注毀之於上。會宗閔救楊虞卿。上怒

叱出之。壬寅。貶明州刺史。明州後漢鄞縣地。唐開元二十六年。置明州。京師東南四千三百里。左神策

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居中用事。與王守澄爭權。

不叶。李訓鄭注因之出承和於西川。元素於淮南踐言於河東。

皆為監軍。秋。七月。甲辰朔。貶楊虞卿虔州司馬。虔州漢贛縣。晉

虔州。京師東南四千一百七十里。庚戌。作紫雲樓於曲江。紫雲樓在曲江之南。游經

辛亥。以御史大夫李固言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訓鄭注為

上畫太平之策。為子。以為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

陳方略。如指諸掌。上以為信然。寵任日隆。初李宗閔為吏部侍

此本傳新

紀作樓

注首宜

郎。因駙馬都尉沈議。結女學士宋若憲。知樞密楊承和。得為相。議宜奇翻。宋若憲。姊妹皆善屬文。德宗召入宮。不以妾侍。命之呼學士。及貶明州。鄭注發其事。壬子。再貶

處州長史。代宗大曆十四年。改括州為處州。京師東南四千二百七十八里。著作郎分司舒元興。與李

訓善。訓用事。召為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鞠楊虞卿獄。唐制。史六人。以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知雜。癸丑。擢為御史中丞。元興。元褒之兄也。舒元褒。見上卷五年。

貶吏部侍郎李漢。為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蕭澣。為遂州刺史。汾州。漢文帝封代王。都中都。即其地。去京師一千二百六里。遂州。本漢德陽縣之舊壘。東晉置。遂寧郡。後周置。遂州。去京師二千三百二十九里。皆坐李宗

閔之黨。是時。李訓。鄭注。連逐三相。三相。李德裕。路隋。李宗閔。威震天下。於是平

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李訓奏。僧尼猥多。耗蠹公私。丁巳。詔

所在試僧尼。誦經不中格者。皆勒歸俗。中竹。仲翻。禁置寺。及私度人。

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為相。侍御史李甘。揚言於朝。曰。白麻

出。我必壞之於庭。壞音怪。癸亥。貶甘封州司馬。考異曰。舊傳曰。鄭注入翰林。侍講舒元興。既

寢。甲子。以國子博士李訓。為兵部郎中。知制誥。依前侍講學

士。貶左金吾大將軍沈議。為邵州刺史。八月。丙子。又貶李宗

閔。潮州司戶。賜宋若憲死。丁丑。以太僕卿鄭注。為工部尚書。

充翰林侍講學士。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處昌。呂翻。上以師友待

之。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珣。曰。卿知有鄭

注乎。亦嘗與之言乎。對曰。臣豈特知其姓名。兼深知其為人。其

人姦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通。

戊寅。貶珣江州刺史。再貶沈議。柳州司戶。江州。京師東南二千九百四十八里。丙

申。詔。以楊承和庇護宋申錫。韋元素。王踐言。與李宗閔。李德裕

中外連結。受其賂遺。遺唯。季翻。承和可驩州安置。元素可象州安置。

踐言可恩州安置。令所在錮送。錮送者。枷錮而防送之。象州。至京師四千九百八十九里。恩州。至京師六千五百里。

楊虞卿。李漢。蕭澣。為朋黨之首。貶虞卿虔州司戶。漢。汾州司馬。

澣。遂州司馬。尋遣使追賜承和。元素。踐言死。韋元素。卒如李弘楚之言。時崔

本紀
思案
州至
京師
三千
九百
里

王寅

案宰相世系表元裕為士廉七世孫

潭峻已卒。亦剖棺鞭尸。已亥。以前廬州刺史羅立言為司農少卿。立言贓吏。以賂結鄭注而得之。鄭注之入翰林也。中書舍人

高元裕草制言。以醫藥奉君親。注銜之。奏元裕嘗出郊送李宗

閔。壬寅。貶元裕閬州刺史。閬州古巴西子國。秦為閬中縣。西魏為隆州。唐先天中避諱改閬州。至京師一千九百二十五里。

元裕。士廉之六世孫也。高士廉長孫無忌之舅。事高祖太宗。時注與李訓所惡朝士。

皆指目為二李之黨。惡烏路翻。二李謂德裕宗閔。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廷

中恟恟。上亦知之。訓注恐為人所搖。九月。癸卯朔。勸上下詔。應

與德裕宗閔親舊。及門生故吏。今日以前。貶黜之外。餘皆不問。

人情稍安。鹽鐵使王涯奏。改江淮嶺南茶法。增其稅。德宗貞元九年

初稅茶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長庚慶元年。鹽鐵使王播奏。茶稅一百。增之五十。今又改法。而增其稅。愈重矣。

申。以鳳翔節度使李聽為忠武節度使。代杜棕。憲宗之崩也。

人皆言。宦官陳弘志所為。見二百四十一卷元和十五年。時弘志為山南東道監

軍。李訓為上謀召之。至青泥驛。訓為于偽翻。青泥驛在曉關南。癸亥。封杖殺之。

負弒逆之名。遣人封杖。決殺。按此時李訓未為相。今從實錄。鄭注求為鳳翔

節度使。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不可。丁卯。以固言為山南

西道節度使。考異曰。宋敏求宣宗實錄曰。固言性狷急。無重望。時訓注用事。雖相之中。實惡與宗閔為黨。乃出為興元節度。按固言鍛鍊楊真

卿獄。宗閔由是罷相。而固言代之。豈得為宗閔黨也。今從開成紀事。注為鳳翔節度使。考異曰。開成紀事。注

庭。注自詣宰臣李固言。求鳳翔節度使。固言剛勁不許。惟王涯賈餗贊從其事。九月二十五日。紀事誤。今從實錄。李訓雖因注得進。

及執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執。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

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為參佐。

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為副使。節度副使也。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為患。

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子卒

戊辰。以右神策中尉行右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王守澄

為左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唐因隋制。置十六衛。以十二衛統諸府之兵。曰左右衛。曰左右

驍騎衛。曰左右武衛。曰左右威衛。曰左右領軍衛。曰左右候衛。至開元間。府兵之法寢壞。乃募曠騎十二萬。分隸十二衛。每衛萬人。其後游更喪亂。十二衛之軍。無復承平之

舊。李訓鄭注為上謀。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也。為于偽翻下同。己

據二書職官志職官字

通鑑卷二百四十五

唐紀六十一

一八

已。以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興為刑部侍郎。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侍講學士。李訓為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易。元興為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為之彈擊。惡鳥路翻由是得為相。又上懲李宗閔。李德裕多朋黨。以賈餗。及元興。皆孤寒新進。餗少孤客江淮間元興地寒不與士齒故擢為相。庶其無黨耳。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期讀曰莽天子傾意任之。訓或在中書。或在翰林。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樞密禁衛諸將。見訓皆震懼。迎拜叩首。摺之涉翻壬申。以刑部郎中兼御史知雜事。李孝本。權知御史中丞。孝本宗室之子。依訓注得進。李聽自恃勛舊。不禮於鄭注。注代聽鎮鳳翔。先遣牙將丹駿至軍中慰勞。丹姓駿名。姓譜丹朱之後。勞力到翻誣奏聽在鎮貪虐。冬十月乙亥。以聽為太子太保分司。復以杜棕為忠武節度使。鄭注每自負經濟之略。上問以富人之術。注無以對。乃請權茶。於是王涯兼權茶使。岳翻涯知不可。而不敢違。人甚苦之。鄭注欲收僧尼之譽。固請罷沙汰。從之。是年七月。李訓乞沙汰僧尼李訓鄭注密言于上。請除王守澄。辛巳。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好呼到翻贈揚州大都督。訓注本因守澄進。注事見四百二十三卷穆宗長慶三年。訓事見上八年卒謀而殺之。子卒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乙酉。鄭注赴鎮。庚子。以東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書令。餘如故。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為當路所軋。軋直遙翻。軋乙轄翻。散悉但翻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橫戶孟翻知將敗矣。十一月丙午。以大理卿郭行餘為邠寧節度使。癸丑。以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李載義兼侍中。丁巳。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璠為河東節度使。戊午。以京兆尹李石為戶部侍郎。判度

通鑑卷一百四十五
唐紀六十一
九

支以京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府事。石神符之五世孫也。襄邑王神符。淮安王

神通之弟。己未。以太府卿韓約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始鄭注與李訓。

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楸。懷其斧。以為親兵。楸。蒲項。白楸。猶言白槌也。

是月。戊辰。王守澄葬于滻水。雍錄。滻水。源出藍田縣境之西。稍北。行至白鹿原。西。即趨京城。王守澄蓋葬於白鹿原西。

南注奏請入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

集滻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

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鎮為名。多

募壯士為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者。先悉。薦翻。已而并

注去之。去。羌。呂翻。行餘。璠。立言。約。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

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及舒元興。謀之。它人皆莫之知也。壬戌。

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不報平安。唐制。凡朝。皇帝既升御座。金吾將軍奏左右廂內外平安。

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臣遞門奏訖。言夜中聞奏。禁門已局於隔門。

下。同。二。親往觀之。以承天。既上許之。百官退班於含元殿。紫宸殿也。上欲

往觀甘露。故百官自紫宸退而出。立班於含元殿。以左右金吾仗。在含元殿前左右也。日加辰。上乘軟輿。出紫宸門

軟輿。蓋以細褥積而為之。下施欄。令人舉之。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

良久而還。還音旋。又如字。訓奏。臣與眾人驗之。殆非真甘露。未可遽宣

布。考異曰。按訓與韓約共謀。詐為甘露。而自言非真。瑞者。蓋欲使宦官盡往。金吾

覆視。因犬兵誅之耳。故二十二日。令狐楚所草制書亦云。兇渠仍請其覆視。今從錄。恐天下稱賀。上曰。豈有是邪。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

諸宦者。往視之。帥讀曰率。宦者既去。訓遽召郭行餘。王璠曰。來受敕

旨。訓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

丹鳳門外。訓已先使人召之。令入受敕。獨東兵入。河東兵也。東。邠

寧兵竟不至。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

之曰。將軍何為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眾。又聞兵仗聲。

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叱之。關不得上。關門牡也。上

同。上。士良等奔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衛乘

乘

乘

異本有河字

下同

異本出
作去

興者。人賞錢百緡。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即舉軟輿迎上。

唐宮殿中架愚以絲為之。狀如網。以捍燕雀。非如漢宮闕之架愚也。今諸宦者能決

扶升輿。決殿後架愚疾趨北出。之而出。則可知矣。程大昌曰。架愚者。鏤木為之。其中疏通。可以透明。或為方空。或為連鎖。其狀扶疎。故曰架愚。讀如浮思。猶曰架髻也。因其形似。而想其本狀。自可見矣。架愚之名。既立。於是隨其所施。而附著以為之名。其在宮闕。則為闕上架愚。臣朝於君。至闕下。復思所奏。是也。在陵垣。則為陵上架愚。王莽斫去陵上架愚。而曰使人無復思。漢者是也。却而未之。上古則禮記疏屏。亦其物也。疏者。刻為雲氣鳥獸。而中空玲瓏也。又有網戶者。刻為連文。遞相綴屬。其形如網也。宋玉曰。網戶朱綴。刻方連。是也。既曰刻。則是雕木為之。其狀如網耳。後世因此。遂有直織絲網。而張之簷窻。以護鳥雀者。文宗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架愚而去。是真網也。此又放楚辭。而施網焉者也。元微之為承旨時。詩曰。樂珠深處少人知。網索西臨太液池。浴殿曉開天語後。步廊騎馬笑相隨。自注云。網索在太液池上。學士候對。歇於此。余案網索。乃是無壁。或有窓處。以索掛網。遮護飛雀。故云。網索猶掛鈴之索。為鈴索也。宋元獻喜子京。召還為學士。詩曰。網索軒窓。遂鑿坡羽。衛重用微之句也。若並今世俗語。求之。則門屏。鏤明格子。是也。其制與青瑣同類。

訓攀輿呼曰

呼火

臣奏事未竟

陛下不可入宮。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餘。自東來。選郎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自西來。從才皆登

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乘輿進。入宣政門。移

曾偃於地。偃者偃仰而仆也。

乘輿既入門。隨闕。宦者皆呼萬歲。

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衣於走馬而出。

揚言於道曰。我何罪而竄謫。人不之疑。王涯賈餗舒元興還中

書。相謂曰。上且開延英。召吾屬議之。兩省官詣宰相。請其故。皆

曰。不知何事。諸公各自便。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

上慙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等各

帥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閣門討賊。復扶又翻。帥讀曰率。王涯等將會食。諸宰

日會食於政事堂。吏白有兵自內出。逢人輒殺。涯等狼狽步走。兩省及金

吾吏卒千餘人。填門爭出。門尋闔。其不得出者六百餘人。皆死。

士良等分兵閉宮門。索諸司捕賊黨。索山客。翻下同。諸司吏卒及民。酷

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餘人。橫尸流血。狼藉塗地。諸司印及

圖籍帷幕器皿俱盡。又遣騎各千餘。出城追亡者。又遣兵大索

城中。舒元興易服。單騎出安化門。安化門。長安南。面西頭第一門。禁兵追擒之。王

異本補
作討紀
事本末
陸本並
同

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禁兵擒入左軍涯時年七十餘被以桎

梏掠治不勝苦被皮義翻極職日翻桎古沃自誣服稱與李訓謀行

大逆尊立鄭注王璠歸長興里私第閉門以其兵自防河東節度

神策將至門呼曰王涯等謀反欲起尙書為相魚護軍令致意

而行至左軍見王涯曰二十兄自反胡為見引涯曰五弟昔為

京兆尹不漏言於王守澄王涯第二十王璠第五豈有今日邪璠俛

首不言又收羅立言於太平里及涯等親屬奴婢皆入兩軍繫

之戶部員外郎李元阜訓之再從弟也訓實與之無恩亦執而

殺之故嶺南節度使胡証家鉅富証音禁兵利其財託以搜賈

餽入其家執其子澥殺之澥音又入左常侍羅讓詹事渾鐵翰

林學士黎埴等家左常侍左散騎常侍也錢火外翻掠其貲財掃地無遺鐵城之

子也坊市惡少年因之報私仇殺人割掠百貨割四互相攻劫

塵埃蔽天癸亥百官入朝遙報日出始開建福門明宮丹鳳門

之惟聽以從者一人自隨從才禁兵露刃夾道至宣政門尙未

開時無宰相御史知班百官無復班列新書儀衛志曰朝日殿上設舖

屬官至殿西廡從官朱衣傳呼促百官就班文武列于兩觀監察御史二人立于東西

新書此訓之取

今本鈔

此罪不容誅因命楚覃留宿中書參決機務使楚草制宣告中

通鑑卷一百四十五

唐紀六十一

十一

外。楚叙王涯賈餗反事浮汎。其叙事浮汎蓋以王涯等非實反也。仇士良等不悅。

由是不得為相。時坊市剽掠者猶未止。命左右神策將楊鎮。斬

遂良等。各將五百人。分屯通衢。斬居擊鼓以警之。斬十餘人。然

後定。賈餗變服。潛民間經宿。自知無所逃。素服乘驢。詣興安門。

自言。我宰相賈餗也。為奸人所污。興安門大明宮南面西可送我詣

兩軍。門者執送西軍。西軍右神策軍也。在大明宮西內苑中。李孝本改衣綠。衣於猶

服金帶。以帽障面。單騎奔鳳翔。欲依鄭至咸陽西。追擒之。甲子。

以右僕射鄭覃同平章事。李訓素與終南僧宗密善。往投之。宗

密欲剃其髮而匿之。其徒不可。訓出山。刺他計。南山即謂終南山。將奔鳳翔。為

盤屋鎮遏使宋楚所擒。盤屋音械送京師。至昆明池。訓恐至軍

中。更受酷辱。謂送者曰。得我則富貴矣。聞禁兵所在。搜捕。汝必

為所奪。不若取我首送之。送者從之。斬其首以來。乙丑。以戶部

侍郎判度支李石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前河東節度使李載義

復舊任。王涯復舊任。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瑤

羅立言。郭行餘。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興。李孝本。獻

于廟社。狗于兩市。唐太廟在朱雀街東第一街之東北。來第二坊。兩市長安城中。東市西市也。

命百官臨視。腰斬于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外。親屬無問。

親疎。皆死。孩穉無遺。穉直妻女不死者。沒為官婢。百姓觀者。怨

王涯。權茶。或詬詈。或投瓦礫擊之。詬許侯翻。又古侯翻。礫郎狄翻。

臣光曰。論者皆謂涯餗有文學名聲。初不知訓注之謀。橫懼

覆族之禍。橫戶臣獨以為不然。夫顛危不扶。焉用彼相。論語

子之言焉。於虔翻涯餗安高位。飽重祿。訓注小人。窮姦究險。究極力取

將相。涯餗與之比肩。不以為恥。國家危殆。不以為憂。偷合苟

容。日復一日。復扶自謂得保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

如此。而無禍。則奸臣孰不願之哉。一旦禍生不虞。足折刑劓。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劓。劓。割音。屋。劓者。誅殺。不於市。周制。誅大臣。適甸師。謂之劓。折而設翻。蓋天誅之也。士良安能

本紀甲子此從新書紀表

綱目有禮下其紀末

新書王
涯傳無
再字

族之哉

王涯有再從弟沐從才家於江南。老且貧。聞涯為相。跨驢詣之。

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莫。冷落也。莫薄也。

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嬖。卑義。又博計。涯許以微官。自是。且

夕造涯之門。以俟命。造。七。到。翻。及涯家被取。被。皮。義。翻。沐適在其第。與涯

俱腰斬。舒元興有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興愛之。從元興者十年。

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

歸江南。元興亦不留。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興收族。守

謙獨免。王沐之并命。蹀之禍也。舒守謙之幸。免。愿之餘。福也。禍。福之應。天豈爽哉。是日。以令狐楚為鹽鐵轉

運使。左散騎常侍張仲方。權知京兆尹。考異曰。實錄。乙丑。閤門。伊馬。元贊。已宣。授。仲方。京兆尹。至此。

又言者。若當時止是。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考異曰。皮光業見。

聞錄曰。崔慎由。以元和元年登第。至開成。已入翰林。因寓直之夕。二更以來。有中使宣

召引入。數重門。至一處。堂宇華煥。簾幕俱垂。見左右二廣。燃蠟而坐。謂慎由曰。上不豫。

來已數日。自登極後。聖政多闕。今奉太后中旨。命學士草廢立。令慎由大驚曰。某有

至一小殿。見文宗坐於殿上。二廣徑登階而疏。文宗過惡。上唯俯首。又曰。不為此。於

枕措大。不合更在此坐矣。街談以好。按為柎木枕。仍戒慎。由曰。事泄。即是此措大也。於

是二廣。自執炬。送慎由出。遂殿門。復令中使送至本院。慎由尋以疾出。翰林遂金騰其

箱。枕間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按舊傳。崔慎由。大中初。始入朝。為右

拾遺員外郎。知制誥。文宗時。未為翰林學士。蓋崔上。不豫知。初王守澄惡宦

者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義逸。劉英訓等。惡鳥路。翻似先。

姓義逸名。李訓。鄭注。因之遣分詣鹽州。靈武。涇原。夏州。振武。鳳翔

巡邊。夏戶。雅。翻。命翰林學士顧師邕為詔書。賜六道使。殺之。會訓敗。

六道得詔。皆廢不行。六道。即謂鹽。靈。夏。涇。原。振。武。鳳。翔。也。丙寅。以師邕為矯詔。下御

史獄。下。遐。錄。翻。先是。鄭注將親兵五百。已發鳳翔。至扶風。宋。白。曰。扶。風。縣。本。漢。美。陽。縣。地。今。京。兆。府。武功。縣。北。美。陽。故。城。是。也。隋。開。皇。十。六。年。於。今。岐。陽。縣。置。岐。山。縣。武。德。三。年。分。岐。山。縣。於。團。川。城。置。團。川。縣。貞。觀。八。年。改。扶。風。縣。九。域。志。鳳。翔。府。東。至。扶。風。八。十。里。先。悉。薦。翻。扶風令韓遼知其謀。不供具。攜印及吏卒奔武功。注知

訓已敗。復還鳳翔。仇士良等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

令取注。仲清惶惑。不知所為。押牙李叔和說仲清曰。叔和為公

通鑑卷一百四十五

以好召注說式芮翻為于偽翻好如字以好召之言示之以無惡意也屏其從兵於坐取之屏必鄧翻又畢正翻

從才用錫坐祖臥錫事立定矣仲清從之伏甲以待注注恃其兵衛遂詣

仲清叔和稍引其從兵享之於外注獨與數人入既啜茶啜樞

也叔和抽刀斬注因閉外門悉誅其親兵乃出密敕宣示將士

遂滅注家并殺副使錢可復節度判官盧簡能觀察判官蕭傑

掌書記盧弘茂等及其枝黨死者千餘人可復徽之子錢徽見二百四

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簡能綸之子盧綸與吉仲孚韓翃錢起司空署苗發崔峒耿

俛之弟也蕭俛事憲穆位至宰相史言錢可復等皆名家子以託身非人併命朝廷未知注死丁卯詔削

奪注官爵令鄰道按兵觀變以左神策大將軍陳君奕為鳳翔

節度使戊辰夜張仲清遣李叔和等以注首入獻考異曰據實錄甲子已傳注

首而開成紀事二十六日方下詔削官爵云鄭注初誅京師尚未知李潛用乙卯記亦云丁卯張仲清誘注而殺之與開成紀事同但開成紀事注傳云二十六日奏朝觀恐

誤乙卯記注庚申日觀十九日也至扶風聞訓敗乃還似近之梟於興安門人

實錄恐太在前新本紀云戊辰張仲清殺注今不書日以傳疑情稍安京師諸軍始各還營詔將士討賊有功及媿除者官爵

賜資各有差媿則角翻右神策軍獲韓約於崇義坊己巳斬之仇士

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

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

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折之舌翻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為

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搢紳賴之時中書

惟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闕江西湖南獻衣糧百二十分充宰相

召募從人分扶問翻從才用翻下導從同辛未李石上言宰相若忠正無邪神靈

所祐縱遇盜賊亦不能傷若內懷奸罔雖兵衛甚設鬼得而誅

之臣願竭赤心以報國止循故事以金吾卒導從足矣從才用翻其

兩道所獻衣糧並乞停寢從之十二月壬申朔顧師邕流儋州

至南山賜死儋都甘翻儋州漢儋耳郡至京師七千四百四十二里商山即商嶺也所謂繞雷七盤是也貞元七年刺史李西華患此路之險自藍田

至內鄉開新道七百餘里迴山取塗人不病涉謂之偏路行旅便之權茶使令狐楚奏罷權茶從之涯王

誅乃罷度支奏籍鄭注家貲得絹百餘萬匹它物稱是稱尺證翻

權茶

下同四辛字從

御覽
王部
唐書
坊引

陸本
字全
操二

通鑑卷二百四十五

唐紀六十一

十五

庚辰。上問宰相坊市安未。李石對曰。漸安。然比日寒冽特甚。毗比

至。蓋刑殺太過所致。鄭覃曰。罪人周親。前已皆死。周親孔安國曰。周至也。其

餘殆不足問。時宦官深怨李訓等。凡與之有瓜葛。瓜葛有所附麗。言非至親。

注既誅。召六道巡邊使田全操。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

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殺之。癸未。全操等乘驛疾驅。入金光

門。金光門。長安城西。城北來第二門。京城訛言。有寇至。士民驚譟。縱橫走。縱子容翻。塵

埃四起。兩省諸司官聞之。皆奔散。有不及束帶。鞭而乘馬者。勿

且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屬之欲翻。不可輕也。今事

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

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相繼

軍陳君賞帥其眾。立望仙門下。六典。唐都城三重。外一重名京城。內一重名宮城。亦名子城。在丹鳳門之左。帥讀曰率。謂敕使

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後乃定。是日坊

市惡少年皆衣緋皂。衣於既翻。卓在早翻。持弓刀。北望見皇城門。閉即欲

入直者。皆與其家人辭訣。甲申。敕罷修曲江亭館。以鄭注之言。而修之。注誅

罷。乃丁亥。詔逆人親黨。自非前已就戮。及指名收捕者。餘一切

不問。諸司官雖為所脅從。涉於註誤。註古賣翻。又戶卦翻。皆赦之。它人無

得相告言。及相恐惕。見亡匿者。勿復追捕。愒許葛翻。見贊。遍翻。復扶又翻。三日內

各聽自歸本司。時禁軍暴橫。橫戶孟翻。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宰相

以其不勝任。勝音升。出為華州刺史。華戶化翻。以司農卿薛元賞代之。

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喧。元賞使覘

之。覘丑廉翻。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輔佐天子。

紀綱四海。今近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

紀事
未司
有吏
相上
妄字

通鑑卷二百四十五 唐紀六十一 十五

趨出上馬。命左右擒軍將。俟於下馬橋。閣本大明宮圖。下馬橋在建福門北。元賞至。則

已解衣蹠之矣。蹠其几翻。其黨訴于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曰。中

尉屈大尹。元賞曰。屬有公事。履之欲翻。行當繼至。遂杖殺之。考異曰。開成

紀事。以祿書少監王會為京兆尹。按薛元賞已為京兆尹。紀事誤。乃白服見士良。白服即待罪之素服。士良曰。癡

書生。何敢杖殺禁軍大將。元賞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

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

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當為國惜法。為于偽翻。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

尉死生之。士良知軍將已死。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

罷。初武元衡之死。詔出內庫弓矢陌刀。給金吾仗。使衛從宰相

事見二百三十九卷憲宗元和十年。從才用翻。至建福門而退。至是悉罷之。

開成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上御宣政殿。赦天下。改元。仇士良請

以神策仗衛殿門。諫議大夫馮定言其不可。南牙十六衛之兵至此雖名存實亡。然以北軍

衛南牙。則外朝亦將聽命於北司。既案太宗之紀。綱及增宦官之勢。略放馮定言其不可。乃止。定。宿之弟也。馮宿。穆宗長

二月癸未。上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

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

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國榮寵。荷下可翻。咸欲保身全族。安肯

搆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自為救死之謀。遂致相殺。誣

以反逆。誠恐非辜。設若宰相實有異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

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剽。匹妙翻。橫。戶孟翻。

流血千門。漢武帝起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後世遂謂宮門為千門。僵尸萬計。搜羅枝蔓。中外恫

疑。恫。音通。痛也。又救動翻。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并陷孥戮。否。音鄙。孥。音

戮及子也。事亦無成。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為陛下心腹。外為

陛下藩垣。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丙申。加從諫檢校司徒。

天德軍奏。吐谷渾三千帳。詣豐州降。三月壬寅。以袁州長

史李德裕為滁州刺史。袁州。漢宜春縣地。隋置袁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八十里。滁州。二千五百六十四里。左僕

射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既伏辜。從千容翻。其家夷滅。遺骸棄捐。請

射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既伏辜。從千容翻。其家夷滅。遺骸棄捐。請

全唐文 劉從諫 刑典

袁州注 宜移在 上文

二書魏
上孫右
意北夢
預言同

軍右軍右神策軍上取之人宮秋七月右拾遺魏謩上疏以為陛下不

邇聲色屢出宮女以配鰥夫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

莊宅收市猶未已唐內諸司有教坊使莊宅使皆宦者為之又召李孝本女入宮不避宗

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昔漢光武一顧列女屏風宋弘猶正色

抗言光武即撤之光武時宋弘為大司空嘗譙見御座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撤之笑謂

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陛下豈可不思宋弘之言欲居光武之下

乎上即出孝本女考異曰實錄上云取孝本女二人入內下魏謩疏云取孝本女二人入內所以如此不同者蓋孝本二女皆籍沒在

右軍先取長女入內謩不知之知擢謩為補闕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

耳憐孝本女鬻亂孤露鬻千聊翻小兒垂髮也亂初觀翻小兒毀齒也故收養宮中謩於疑

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為制辭以

賞之謩徵之五世孫也魏徵以直事太宗鄜坊節度使蕭洪詐稱太

后弟事始二百四十三卷太和二年事覺八月甲辰流驩州於道賜死趙縝呂

璋等皆流嶺南續止初李訓知洪之詐洪懼辟訓兄仲京置幕

府先是自神策軍出為節度使者軍中皆資其行裝至鎮三信

償之有自左軍出鎮鄜坊左軍左神策軍未償而死者軍中徵之於洪洪

恃訓之勢不與又徵於死者之子洪教其子遮宰相自言訓判

絕之仇士良由是恨洪太后有異母弟在闔中孱弱不能自達

孱弱有闔人蕭本從之得其內外族諱因士良進達於上且發

洪之詐洪由是得罪上以本為真太后弟戊申擢為右贊善大

夫九月丁丑李石為上言宋申錫忠直為干為讒人所誣竄

死遐荒未蒙昭雪上俛首久之既而流涕泣然便美辨翻曰茲

事朕久知其誤奸人逼我以社稷大計兄弟幾不能保謂譚王濬也幾居衣

况申錫僅全腰領耳非獨內臣外廷亦有助之者皆由朕之

不明曷使遇漢昭帝必無此冤矣謂漢昭帝知燕蓋上官之詐也鄭覃李固言亦

共言其冤上深痛恨有慙色庚辰詔悉復申錫官爵以其子慎

微為成固尉成固縣屬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按

開人本
舊道紀
沈作道
慎本舊
書宋申

道... 卷之... 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按

錫傳微
作微新
地志書
成理二
同作志
第十日
丙寅月
無丁巳

通鑑卷一百四十五

益坐賊三千餘緡繫獄石曰臣始以益頗曉錢穀故

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上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

則人易得易以御所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

好曲蔽其過不欲人彈劾此大病也冬十一月丁巳貶益梧州

司戶梧州因蒼梧郡而名至京師五千五百里好呼到翻劫戶槩翻又戶得翻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

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七樂音洛史炤曰鞠以皮為之今通謂之毬雖宴享音伎雜

還盈庭逕達合翻未嘗解顏閒居或徘徊眺望眺它弔翻或獨語歎息

壬午上於延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

曰為理者不可以速成為理猶言為治也上曰朕每讀書耻為凡主李

石曰方今內外之臣其間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

彼有公清奉法如劉弘逸薛季稜者陛下亦宜褒賞以勸為善

甲申上復謂宰相曰復扶又翻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

退但飲醇酒求辭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有司以左藏積弊日久浪翻請行檢勘且言官典罪在赦前者請宥之上許之

既而果得繪帛妄稱漬汚者漬疾智翻汚烏故翻敕赦之給事中狄兼謩

封還敕書曰官典犯贓理不可赦上諭之曰有司請檢之初朕

既許之矣與其失信寧失罪人卿能奉職朕甚嘉之十二月

庚戌以華州刺史盧鈞為嶺南節度使李石言於上曰盧鈞除

嶺南朝士皆相賀以為嶺南富饒之地近歲皆厚賂北司而得

之今北司不撓朝權撓奴巧翻又奴教翻陛下亦宜有以褒之庶幾內外

奉法此致理之本也上從之鈞至鎮以清惠著名己未淑王

縱薨縱順宗子

二年春二月己未上謂宰相薦人勿問親疎朕聞賈易直為相

於長慶寶曆賈易直為相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是亦不為至

公也均王緯薨緯順宗子三月有彗星出於張彗祥歲翻又旋芮翻又徐醉翻長

八丈餘長直亮翻壬申詔撤樂減膳以一日之膳分充十日夏四

通鑑卷一百四十五

唐紀六十一

二十

二書紀
宗室作
系表同

舊書
取庚紀
新書

御覽
官部
復

甲戌
先
日
丙午
宜
有
二
字

案后
注詳
見
下
卷
間人
書本
紀本
紀本
同本
紀本
案本
武宗
下卷
王儲
通鑑
似新
通鑑
紀本
者取

月甲辰。上對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侍書柳公權於便殿。柳公權先

除翰林侍書學士。今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澣戶眾皆美

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為諫議。杜佑通典曰。中書舍人。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諸

官莫得比。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為之。乙巳。以公權為諫議大夫。餘如故。戊戌。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陳夷行同平章事。六月。河陽軍亂。節度使李泳奔懷州。軍士焚府署。殺泳二子。大掠數日方止。泳長安市人。寓籍禁軍。以賂得方鎮。所至恃所交結。貪殘不法。其下不堪命。故作亂。丁未。貶泳澧州長史。澧州京師東南一千八百

九十三里。戊申。以左金吾將軍李執方為河陽節度使。秋。七月。癸亥。振武奏。党項三百餘帳。剽掠逃去。剽。四妙。下同。給事中韋

溫為太子侍讀。長詣東宮。日中乃得見。溫諫曰。太子當雞鳴而起。問安視膳。謂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史炤曰。熟食曰饗。膳之為言善也。不宜專事晏安。太子

不能用其言。為太子不令。終張本。溫乃辭侍讀。辛未。罷守本官。考異曰。兼

太子侍讀。每晨至少陽院。午見太子。溫云。太子不能行其言。溫稱疾。上不悅。改太常少卿。未幾。拜給事中。按溫已為給事中。乃兼太子侍讀。舊傳誤。今從新傳。振

武突厥。百五十帳叛。剽掠營田。戊寅。節度使劉沔擊破之。八月。庚戌。以昭儀王氏為德妃。昭容楊氏為賢妃。唐因隋制。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人。

為夫人。立敬宗之子休復為梁王。執中為襄王。言揚為杞王。成美為陳王。癸丑。立皇子宗儉為蔣王。蔣古國名。左傳。凡蔣邢茅昨祭。河陽軍士

既逐李泳。日相扇欲為亂。九月。李執方索得首亂者七十餘人。索山。悉斬之。餘黨分隸外鎮。然後定。冬。十月。癸卯。國子監石

經成。劉昫曰。時上好文。鄭覃以宰臣判國子祭酒。依後漢蔡邕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

數十年。名儒皆不。福建奏。晉江百姓蕭弘。稱太后族人。晉江故晉安郡。晉安縣地。

吳置東安縣。晉改曰晉安。隋改曰南安。詔御史臺按之。戊申。以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甲寅御史臺奏蕭弘詐妄詔遞歸鄉里令所過給食而遞歸也不之罪冀得其真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
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唐紀六十二 起著雍敦牂盡玄默閏茂凡五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下

開成三年春正月甲子李石入朝中塗有盜射之射食亦翻微傷左

右奔散石馬驚馳歸第又有盜邀擊於坊門斷其馬尾唐諸坊之南皆有門

以時啓閉斷音短僅而得免上聞之大驚命神策六軍遣兵防衛敕中外

捕盜甚急竟無所獲乙丑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城數日方

安丁卯追贈故齊王湊為懷懿太子知湊之冤也湊被枉事見二百四十四卷太和五年

戊辰以鹽鐵轉運使戶部尚書楊嗣復戶部侍郎判戶部李珣

兔幾居豈翻未幾言未得幾何時也。監軍又欲奏之曰。此西方之瑞也。悛曰。野獸

未馴。且宜畜之。馴松倫翻。畜吁玉翻。旬日而斃。監軍不悅。以為掩蔽聖德。獨

畫圖獻之。及鄭注代悛鎮鳳翔。按通鑑上卷太和九年九月庚申。以鳳翔節度使李聽為忠武節度使。代杜悛。丁卯。以鄭

注為鳳翔節度使。注詔奏聽在鳳翔。貪虐冬十月乙亥。以聽為太子太保。分司。復以杜悛為忠武節度使。若如上卷所書。則杜悛鎮忠武。不在鳳翔。奏紫雲

見。又獻白雉。是歲八月。有甘露降於紫宸殿前櫻桃之上。上親

采而嘗之。百官稱賀。其十一月。遂有金吾甘露之變。及悛為工

部尚書判度支。河中奏騶虞見。詩注。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

之獸。樂我君。圓白質黑章。其儀可喜。師古注。謂騶虞也。山海經。騶虞如虎。五色。尾長於身。百官稱賀。上謂悛曰。李訓鄭注

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前在鳳翔。不奏白兔

真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敘九

疇。皆有益於人。故足尚也。至於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

桀逆。黃龍三見。石季龍暴虐。得蒼麟十六。白鹿七。以駕芝蓋。石

字季龍。唐遼廟。諱故稱其字。以是觀之。瑞豈在德。玄宗嘗為潞州別駕。中宗時。玄

別及卽位。潞州奏十九瑞。玄宗曰。朕在潞州。惟知勤職業。此等

瑞物。皆不知也。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為國慶。自餘不足取也。

上善之。他日謂宰相曰。時和年豐。是為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

於事。宰相因言。春秋記災異。以儆人君。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

意此必鄭夏五月乙亥。詔諸道。有瑞皆無得以聞。亦勿申牒所司。

單之言其臘饗太廟。唐制。四孟及臘。享于太廟。唐臘用寅。及饗太清宮。玄宗天寶二年。以西京

日受朝。奏祥瑞皆停。六典。凡大祥瑞。隨即表奏。文武百寮。詣闕奉賀。其它並年終具表。以聞。有司告廟。百寮詣闕奉賀。又儀制令。大瑞即

隨表奏。聞中瑞。下瑞。申報有司。元日。聞奏。今皆停罷。考異曰。實錄。初。上謂宰臣曰。歲豐人安。豈非上瑞。宰臣因言。春秋不書祥瑞。上深然之。遂有此詔。補國史。以為因杜悛

進言。今初。靈武節度使王晏平。自盜賊七千餘緡。上以其父

智興有功。王智興有功。橫海之功。免死。長流康州。晏平密請於魏鎮幽三節

度使。魏帥何進滔。鎮帥王元忠。使上表雪己。上不得已。六月壬寅。改永州

司戶。八月己亥。嘉王運薨。運代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

為楊賢妃所譖而死。唐因隋制。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人。為夫人。正一品。開元中。玄宗以后妃四星。一為后。有后而復置四妃。非典

據二書
王智興
傳及新
書及平
去領日
及以馬
自及因
傳及因
司及州
改及州

法乃置惠妃麗妃華妃以代三夫人其後復置貴妃蓋復唐初四妃之制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好呼到翻昵尼質翻

賢妃日夜毀之九月壬戌上開延英召宰相及兩省御史

郎官疏太子過惡議廢之曰是宜為天子乎羣臣皆言太子年

少少詩照翻下同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御史中丞狄兼謩論

之尤切至於涕泣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

豈獨太子之過乎癸亥翰林學士六人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

復上表論之復扶又翻上意稍解是夕太子始得歸少陽院如京使

王少華等唐置如京使以武臣為之內職也未知所職何事及宦官宮人坐流死者數十人

義武節度使張璠在鎮十五年穆宗長慶三年璠代陳楚鎮義武為幽鎮所憚

及有疾請入朝朝廷未及制置疾甚戒其子元益舉族歸朝母

得效河北故事及薨軍中欲立元益觀察留後李士季不可眾

殺之又殺大將十餘人壬申以易州刺史李仲遷為義武節度

使義武馬軍都虞候何清朝自拔歸朝癸酉以為儀州刺史

佐在鎮久太和六年李彥佐代殷侑鎮義昌甲戌以德州刺史劉約為節度副使

欲以代之開成以來神策將吏遷官多不聞奏直牒中書令

覆奏施行遷改殆無虛日甘露之變之後宦官專橫遂至於此癸未始詔神策將吏

改官皆先奏聞狀至中書然後檢勘施行先奏聞於上禁中以其狀付中書方與檢勘由歷而施行

冬十月易定監軍奏軍中不納李仲遷請以張元益為留

後太子永猶不悅悛丑緣翻改也庚子暴薨考異曰按文宗後見緣樞者而泣曰朕為天子不能全一子

吾大將軍郭昉為邠寧節度使昉莫貧翻考異曰舊柳公權傳作昉按子儀子姪名皆連日旁今從實錄乙巳以左金

宰相議發兵討易定上曰易定地狹人貧軍資半仰度支牛仰

向急之則靡所不為緩之則自生變但謹備四境以俟之乃除

張元益代州刺史頃之軍中果有異議乃上表以不便李仲遷

為辭朝廷為之罷仲遷為于偽翻十一月詔俟元益出定州其義武

通鑑卷二百四十六 唐紀六十二

注首宜 補廷字

舊書紀 新書紀 表今本 舊傳本 作改

通鑑卷二百四十六 唐紀六十二

唐書云元稹案
新書紀元稹案
益自稱稹
留使度稹
度使度稹
警使度稹
元稹案
東身稹
南身稹
言身稹
書身稹
恐身稹
有二身稹
一者身稹

善書紀
甲戌作
壬申

將士始謀立元益者皆赦不問。以義昌節度使李彥佐為天

平節度使。以劉約為義昌節度使。丁卯。張元益出定州。異曰考

補國史曰。易定張公璠卒。三軍請公璠子元益。繼統軍務。公璠乃孝忠孫也。公璠彌留之際。誠元益歸闕。三軍復劾幽鎮魏三道。自立連帥。坐邀制命。廟謀未決。丞相衛公欲

伐而克之。貞穆公議。未可與師。且行弔贈禮。追元益赴闕。若拒命跋扈。討之不遲。上前

互陳短長。未行朝典。貞穆公有密疏。進追元益。詔意云。敕張元益。卿太祖孝忠。功列鼎

彝。垂于不朽。卿乃祖。茂昭。克荷遺訓。不墜義風。文宗覽詔。意深叶睿。謀詔下定州。元益

拜。詔慟哭。焚墨。哀請死於衆。三軍將士。南向稽首。蹈舞流涕。扶元益就苦廬。請監軍使

幕府。進諸道例。各知留後。公璠遂全家赴闕。詔以神策軍使陳君賞為帥。所謂貞穆公

者。李珣也。按實錄。璠定州牙將。非孝忠孫。又李德裕。此年不為相。補國史。蓋傳聞之說

不可據。今庚午。上問翰林學士柳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旼除那

寧。外間頗以為疑。上曰。旼。尚父之姪。德宗以郭子儀為尚父。太后叔父。謂太后

郭太在官無過。自金吾作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旼不應

為節度使也。聞陛下近取旼二女入宮。有之乎。上曰。然。入參太

皇太后耳。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旼納女後宮。故得方鎮。上俛

首良久曰。然則奈何。對曰。獨有自南內遣歸其家。則外議自息

矣。是日。太皇太后遣中使。送二女還旼家。太皇太后居興慶宮。與慶宮

上好詩。到呼。嘗欲置詩學士。李珣曰。今之詩人浮薄。無益于

理。乃止。甲戌。以蔡州刺史韓威為義武節度使。張元益既出定州。乃除韓威

河東節度使。司徒中書令裴度。以疾求歸東都。裴度治第東都。集賢里號綠野

堂。十二月辛丑。詔度入知政事。遣中使敦諭上道。上時。鄭覃

累表辭位。丙午。詔。三五日一入中書。是歲。吐蕃彝泰贊普卒。

弟達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僅能自守。久不為邊患。達

磨荒淫殘虐。國人不附。災異相繼。吐蕃益衰。按吐蕃衰。回鶻衰。而唐亦衰矣。考異曰。彝泰

卒。及達磨立。實錄不書。舊傳。續會要。皆無之。今據補國史。

四年春。閏正月己亥。裴度至京師。以疾歸第。此長安平樂里第也。不能入見。

見賢。遍翻。上勞問賜賚。使者旁午。勞力。到翻。三月丙戌。薨。諡曰文忠。上怪

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藁。以儲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度身貌

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

少。照。翻。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夏四月戊辰。上

通鑑卷一百四十一

五

稱判度支杜棕之才。楊嗣復李珣因請除棕戶部尚書。陳夷行

曰。恩旨當由上出。自古失其國。未始不由權在臣下也。珣曰。陛

下嘗語臣云。語牛人主當擇宰相。不當疑宰相。五月丁亥。上與

宰相論政事。陳夷行復言。不宜使威福在下。復扶李珣曰。夷行

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權者耳。臣屢求退。苟得王傅。臣之幸

也。王傅散地。自宰執以下。貶官者居之。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

四年。漸不如前。楊嗣復曰。元年二年。鄭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

臣與李珣同之。罪皆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更入中書。政事堂在中書省

遂趨出。上遣使召還。勞之。勞力曰。鄭覃失言。卿何遽爾。覃起謝

曰。臣愚拙。意亦不屬嗣復。屬之而遽如是。乃嗣復不容臣耳。嗣

復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臣應得罪。亦上累聖德。累

退三上表辭位。上遣中使召出之。癸巳。始入朝。丙申。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鄭覃罷為右僕射。陳夷行罷為吏部侍郎。覃性清

儉。夷行亦耿介。故嗣復等深疾之。子不遺餘力上以鹽鐵推

官檢校禮部員外郎姚勗。能鞠疑獄。命權知職方員外郎。右丞

韋溫不聽。上奏稱。郎官朝廷清選。不宜以賞能吏。上乃以勗檢

校禮部郎中。依前鹽鐵推官。姚勗權知職方員外郎。而韋溫爭之。檢校禮部郎中。而溫不復言者。蓋唐制。藩鎮及諸使僚屬

率帶檢校官。而權知則為職事官。故也。六月丁丑。上以其事問宰相。楊嗣復對曰。溫志

在澄清流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則天下之事。孰為陛下

理之。偽于恐似衰晉之風。然上素重溫。終不奪其所守。秋。七

月癸未。以張元益為左驍衛將軍。以其母侯莫陳氏為趙國太

夫人。賜絹二百匹。易定之亂。侯莫陳氏說諭將士。說式且戒元

益以順朝命。故賞之。甲辰。以太常卿崔郾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郾。郾之弟也。郾多寒。翻。崔。見二百四十四卷。太和五年。八月辛亥。郾王憬薨。憬。憲宗之子。

癸酉。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言。蕭本詐稱太后弟。上下皆稱

蕭弘是真。以本來自左軍。故弘為臺司所抑。蕭本事。見上卷元年。蕭弘事。見二年。臺司謂御

此取舊書
二書紀新
夷行傳陳
侍郎作傳
尚書此表
取紀此表

新書百
官志記
事作政

史臺官吏主 今弘詣臣求臣上聞上時乞追弘赴闕與本對推以
案驗蕭弘者 正真偽詔三司鞠之 冬十月乙卯上就起居舍人魏謩取記

注觀之記注即起居注真觀初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每仗

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
皆即均處時號螭頭高宗臨朝不決事有所奏惟辭見而已許敬宗李義府為相奏請
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郎舍人對仗承旨仗下與百官皆出不敢開機務矣長壽中宰
相姚璿建議仗下後宰相一人錄軍國政要為時政記月送史館然率推美讓善事非
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郎因制勅稍稍筆削以廣國史之闕起居舍人本記言之職惟
編詔書不及它事開元初復詔修史官非供奉者皆隨仗而入位於起居郎舍人之次
及李林甫專權又廢太和九年詔起居郎舍人凡入閣日具紙筆立螭頭下復貞觀故事 謩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所

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史上曰朕曷嘗觀之對曰
此曷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
取信於後上乃止 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為嗣上謀於宰相

李珣非之丙寅立敬宗少子陳王成美為皇太子為楊妃及成丁
美見殺張本

卯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檀檀職容翻字樣曰本音同今借為一
木檀字漢有都盧緣檀即此伎也
夫來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泣然流涕曰朕

貴為天子不能全一子遺傳於非命也 召教坊劉楚材等四人

宮人張十十等十人責之曰搆害太子皆爾曹也今更立太子
更工 復欲爾邪復扶 執以付吏己已皆殺之上因是感傷舊疾

遂增 十一月三司按蕭本蕭弘皆非真太后弟本除名流愛

州弘流儋州愛州漢九真郡梁置愛
州至京師八千八百里 而太后真弟在閩中終不能自

達 乙亥上疾少閒閒讀
如字 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

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

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赧奴
版翻 墀驚曰彼亡國之

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于彊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

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考

異曰高彥休唐闕史曰文宗開成後常鬱鬱不樂五年春風痺稍間坐思政殿問周墀
云云既而龍姿掩抑淚落衣襟汝南公俯伏嗚咽再拜而退自是不復視朝以至厭代
按實錄明年正月朔上不康不受朝賀四
日帝崩恐非五年春今從新傳仍置于此 是歲天下戶口四百九十九

萬六千七百五十二 回鶻相安允合特勒柴革謀作亂彰信

今本五
年春作
四年冬
抄四字
流烟作
舊書同
給傳草

同作草注

此下作蘭作傳沈本
文虛人歷虛本
做級本戰級

可汗殺之。相掘羅勿將兵在外。以馬三百賂沙陁朱邪赤心。借其兵。共攻可汗。可汗兵敗自殺。國人立盭駃特勒為可汗。盭安

駃先合翻。考異曰。後唐獻祖紀年錄曰。開成四年。回鶻大饑。族帳離復為黠戛斯所逼。漸過磧口。至于榆林。天德軍使溫德彝請帝為援。遂帥騎赴之。時胡特勒可汗牙帳在近。帝遣使說回鶻相。溫德彝遣人獻良馬三百。以求應接。帝自天德引軍至磧口。援之。為回鶻所薄。帝一戰敗之。進擊可汗牙帳。胡特勒可汗勢窮自殺。國昌因奏勿篤公為署。颯可汗是歲開成五年也。文宗崩。武宗即位。遣嗣澤王溶告哀於回鶻。使還。始知特勒可汗易代。按朱邪赤心若奏勿篤公為可汗。安得因溶告哀。始知易代乎。此則自相違矣。舊傳開成初。其相有安允合者。與特勒柴革欲篡薩特勒可汗。可汗覺殺柴革。及安允合。又有回鶻相掘羅勿者。擁兵在外。怨誅柴革。安允合又殺薩特勒可汗。以盧級特勒為可汗。新傳云。開成四年。其相掘羅勿作難。引沙陁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盭駃特勒為可汗。今從之。會歲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赤心執宜之子也。

五年春正月己卯。詔立穎王漙為皇太弟。漙直應軍國事。權令

句當。句古候翻。當丁浪翻。且言太子成美。年尚冲幼。未漸師資。漸子廉翻。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可復封陳王。時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

引楊嗣復李程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

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議所立。衡翻李程

曰。太子位已定。豈得中變。士良弘志遂矯詔立漙為太弟。異曰。考

唐闕史曰。武宗皇帝王夫人者。燕趙倡女也。武宗為穎王。獲愛幸。文宗於十六宅。別建安王溶。穎王漙。院上數幸其中。縱酒如家人禮。及文宗晏駕。後宮無子。所立敬宗。男陳王。年幼且病。未任軍國事。中貴主禁掖者。以安王大行親弟。既賢且長。遂起左右神策軍。及飛龍羽林驍騎數千。眾即藩邸。奉迎安王。中貴遂呼曰。迎大者。迎大者。如是者數四。意以安王為兄。即大者也。及兵仗至。二王宅。兵士相語曰。奉命迎大者。不知安頤長。皆呼為大王。且與中尉有死生之契。汝曹或誤。必赤族矣。時安王心云。其次弟合立志。少疑懼。未敢出。穎王神氣抑揚。隱於屏間。夫人自後簾出。之眾惑其語。遂扶上馬。戈甲霜擁。前至少陽院。諸中貴知已。誤無敢出言者。遂羅拜馬前。連呼萬歲。尋下詔。以穎王漙立為皇太弟。權句當軍國事。后妃傳曰。武宗賢妃王氏。開成末。王嗣帝位。妃陰為助。畫故進號才人。蓋亦取於闕史也。按立嗣大事。豈容繆誤。闕史難信。今不取。從文宗武宗實錄。是日。士良弘志將兵詣

十六宅。迎穎王至少陽院。百官謁見於思賢殿。漙沈毅有斷。喜

愠不形於色。見賢通翻。沈持林翻。斷丁亂翻。愠於問翻。與安王溶皆素為上所厚。異於諸

王。辛巳。上崩於太和殿。年三以楊嗣復攝冢宰。癸未。仇士良說

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說式內翻。考異曰。舊傳曰。安王

位。李德裕秉政。或告文宗崩。時楊嗣復以與賢妃宗家。欲立安王。為嗣。故王受禍。嗣復貶官。按是時。德裕未入相。今從武宗實錄。敕。大行以十

新書紀
賜死係
辛卯

異本去
下有之
字綱目
紀事本
末陸本
皆同

新書
舊本
同

紀事本
末信下
有可汗
字

聞人本
舊書傳
特勅本
作沈本
勒新書
同

新書
同
係癸卯
丙辰
三

通鑑卷一百四十九

有姦罔者立黜去呂去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

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為形迹好呼小過

皆合容不言日累月積水累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為

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吉詰事苟無實得以辯明若其有

實辭理自窮小過則容其悔改緣緣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

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

人皆言必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心銜之一旦獨延欽

義置酒中堂情禮極厚陳珍玩數牀罷酒皆以贈之欽義大喜

過望行至汴州敕復還淮南復扶欽義盡以所餉歸之德裕曰

此何直言此物所直卒以與之恤卒其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

用欽義頗有力焉史言李德裕亦不初伊吾之西焉者之北有

黠戛斯部落點下八翻即古之堅昆唐初結骨也後更號黠戛斯

為回鶻所破自是隔闕不通中國代其君長曰阿熱建牙青

山去回鶻牙橐駝行四十日青山在其人悍勇悍戶罕吐蕃

回鶻常賂遺之遺唯假以官號回鶻既衰阿熱始自稱可汗

回鶻遣相國將兵擊之連兵二十餘年數為黠戛斯所敗數所角

所居帳也及掘羅勿殺彰信立蓋駭事見回鶻別將句錄莫賀

引黠戛斯十萬騎攻回鶻大破之殺蓋駭及掘羅勿考異曰舊

賀今從焚其牙帳蕩盡回鶻諸部逃散其相駭職特勒龐等十

五部西奔葛邏祿一支奔吐蕃一支奔安西邏郎可汗兄弟

沒斯等沒鳥及其相赤心僕固特勒那頡頏頡頏各帥其眾抵

天德塞下就雜虜貿易穀食帥讀曰率且求內附冬十月丙辰天

德軍使温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西城西城朔方西亘六十里不

見其後直也邊人以回鶻猥至恐懼不安詔振武節度使劉沔

通鑑卷一百四十九

唐紀六十一

二書一紀
事係十項
取作一月
傳新此項

舊書百
官志分
綠注錄

舊書地
百理志
十二作七

舊書紀
甲戌徐
係去年
七此
從新書
紀及辛

屯雲迦關以備之

新志單于府有雲伽關振武節度治單于府迦古牙翻又居伽翻考異曰新傳實錄作雲伽關今從一品集

博節度使何進滔薨軍中推其子都知兵馬使重順知留後

蕭太后徙居興慶宮積慶殿號積慶太后蕭太后文宗之母十一月癸

酉朔上幸雲陽校獵故事新天子即位兩省官同署名上之

即位也諫議大夫裴夷直漏名由是出為杭州刺史考異曰新傳曰武宗立夷直視册牒不肯署今從武宗實錄

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兼內謁者監仇

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為千牛唐制千牛備身掌執御刀服花鈿繡衣綠執象笏宿衛侍從宋白曰唐制千牛進馬

並係給事中李中敏判曰開府階誠宜蔭子唐制從五品以上皆得蔭子開府從一品宜得

蔭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患于李德裕亦以中敏為楊嗣

復之黨惡之惡烏路翻出為婺州刺史婺州春秋越之西界漢為會稽郡烏傷縣地吳置東陽郡陳置縉州隋平陳為

吳州其地於天文為婺女之分改婺州京師東南四十七百里婺亡遇翻

十二月庚申以何重順知魏博留

後事立皇子峻為杞王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諱暉穆宗第五子

會昌元年春正月辛巳上祀圓丘赦天下改元劉沔奏回鶻

已退詔沔還鎮自雲迦關還鎮二月回鶻十三部近牙帳者立烏希

特勒為烏介可汗南保錯子山新志鵬鵠泉北十里入磧經慶鹿山鹿耳山至錯甲山據李德裕言錯子山東距釋迦泊三百里考異曰據伐叛記烏介立在二月今從之後唐獻祖繫年錄曰王子烏希特勒者曷薩之弟胡特勒之叔為黠戛斯所迫帥眾來歸至錯子山乃自立為可汗

二年七月册為烏介可汗三月甲戌以御史大夫陳夷行為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初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惡烏

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為湖南觀察使李珣

出為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譖弘逸等於上勸上除之乙未賜弘

逸季稜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珣湖南觀察使治潭州桂管觀察使治桂州潭州古長

沙郡京師南二千四百四十五里秦取陸梁地為桂林郡吳于

桂林置始安郡梁置桂州至京師水陸路四千七百六十里戶部尚書杜悰

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少照翻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丙申

德裕與崔珙崔郾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至中書使入奏

以為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為冤兩河不臣

通鑑卷二百四十一

者由茲恐懼得以為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劉晏之死見二百二十

正己等請晏罪見上年與元初帝寤許晏歸葬貞元五年擢晏子執經太常博士宗經秘書郎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

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為之出涕宋申錫竄事見二百四十四卷大和五年

嗣復珽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鞠俟

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于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震

駭願開延英賜對至哺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極

言陛下宜重慎此舉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

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眾以為冤今未奉聖

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為卿等釋之特為于德裕等躍

下階舞蹈上召升坐坐祖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

珽季稜志在陳王陳王成嗣復弘逸志在安王安王猶是

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楊妃請立安嗣復仍與妃書云姑何

不效則天臨朝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復扶德裕等曰

茲事曖昧虛實難知上曰楊妃嘗有疾文宗聽其弟玄思入侍

月餘以此得通指意朕細詢內人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還二

使二使一往更貶嗣復為潮州刺史李珽為昭州刺史昭州至京

師四千四裴夷直為驩州司戶考異曰舊紀開成五年八月十七日葬文

宗於章陵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率禁軍護

靈駕二人素為文宗獎遇仇士良惡之心不自安因是欲倒戈誅士良弘志

起山陵使崔郾覺其謀先諭鹵簿諸軍是日弘逸季稜伏誅以楊嗣復為湖南觀察使

李珽為桂管觀察使中丞裴夷直為杭州刺史皆坐弘逸季稜也賈緯唐年補錄曰五

年八月云是月誅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帝即位尤忌宦官季稜弘逸深懼之及將葬

文宗於章陵聚禁兵欲議廢立賴山陵使崔郾密使劉弘逸薛季稜懼誅欲因山陵兵士謀廢

殺之舊王起傳八月充山陵鹵簿使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懼誅欲因山陵兵士謀廢

立起與山陵使知其謀密奏皆伏誅舊嗣復傳五年九月貶湖南明年誅季稜弘逸二

人言二人頃附嗣復李珽不利于陛下武宗性急立命使往湖南桂管殺嗣復與珽

按去年八月若已誅弘逸季稜不當至此月始再貶嗣復等舊紀王起傳與嗣復自

舊書李珽傳此

裴夷直為驩州司戶

李珽為昭州刺史

裴夷直為驩州司戶

裴夷直為驩州司戶

裴夷直為驩州司戶

裴夷直為驩州司戶

裴夷直為驩州司戶

裴夷直為驩州司戶

裴夷直為驩州司戶

裴夷直為驩州司戶

裴夷直為驩州司戶

裴夷直為驩州司戶

舊唐書紀
事係去
年九月

不敢離中書請早開延英賜對至申時報開延英余邀得丞相兩省官謂曰上性剛若不
有一人進狀伏問必不捨矣容德裕極力救解繼以扣頭流血德裕救不得它人固不
可矣及召入延英德裕率三相公立當御榻奏事嗚咽涕泣云云上既捨之又令德裕
召丞郎兩省官宣示今從實錄亦采獻替記宋白曰天福六年修撰起居注賈緯奏
伏胡史館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紀傳德裕亦存實錄武宗至濟陰廢帝凡六代惟有武
宗實錄一卷餘皆闕落臣今采訪遺文及舊傳說編六十五卷目為唐年補遺錄以
備將來史館修述

御史臺按問母得乞留中以杜讒邪以魏博留後何重順為

節度使上命道士趙歸真等於三殿建九天道場親授法錄

道家符籙起于張道陵盛于寇謙之崇而右拾遺王哲上疏切諫坐貶河

南府士曹法錄右拾遺王哲上疏請不度進士明經為道士不從又上書諫求仙

事詞甚切直貶河南府士曹參軍舊紀以衡山道士劉玄靜為崇玄館學士令與道士

趙歸真於禁中修法錄左補闕劉彥謨切諫貶彥謨河南府戶曹實錄去年九月已命

歸真建道場親受法錄哲疏言王業之始不宜崇信過

篤至此又有此事與舊紀劉彥謨事相類今從實錄

秋八月加仇士良

觀軍容使天德軍使田牟監軍韋仲平欲擊回鶻以求功奏

稱回鶻叛將嗚沒斯等侵逼沒嗚烏塞下吐谷渾沙陀党項皆世

與為仇請自出兵驅逐党項上命朝臣議之議者皆以為嗚沒

斯叛可汗而來不可受宜如牟等所請擊之便上以問宰相李

德裕以為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謂助收兩京平

今為鄰國所破部落離散窮無所歸遠依天子無秋毫犯塞奈

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運糧食以賜之此漢宣帝所

以服呼韓邪也呼韓邪事見二十七卷陳夷行曰此所謂借寇兵資

盜糧也史記秦李不如擊之德裕曰彼吐谷渾等各走音有部落見利

則銳敏爭進不利則鳥驚魚散各走巢穴安肯守死為國

家用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

而安之必不為患縱使侵暴邊境亦須徵諸道大兵討之豈可

獨使天德擊之乎時詔以鴻臚卿張賈為巡邊使使察回鶻情

偽臚陵如翻邊使疏吏翻考異曰一品集賜嗚沒斯等詔曰天德軍遞至覽所奉

汗播越它所特勒等相率遁逃萬里歸命又曰豈非欲討除外寇匡復本蕃又曰但綠

未知指的難便聽從又曰又慮邊境守臣或懷疑沮又曰故遣張賈往安撫又曰秋熱

然則詔下必未還上問德裕曰嗚沒斯等請降可保信乎對曰朝

在此際也

通鑑卷一百四十六

新唐書
有傳用
字下邪

新唐書
有傳用
字下邪

新唐書
有傳用
字下邪

今本靜
作靖

中之人。臣不敢保。况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謂之叛將。則恐不可。若可汗在國。嗚沒斯等帥眾而來。則於體固不可受。今聞其國敗亂無主。將相逃散。或奔吐蕃。或奔葛邏祿。惟此一

支。遠依大國。觀其表辭。危迫懇切。豈可謂之叛將乎。降戶江翻朝直遙翻將即

亮。况嗚沒斯等。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始立烏介。自無

君臣之分。分扶聞翻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俟其攻犯

城鎮。然後以武力驅除。或於吐谷渾等部中。少有抄掠。聽自讎

報。亦未可助以官軍。先關之以離其交。此在兵法。習者不察耳。抄楚交翻仍詔田牟仲平。毋得

邀功生事。常令不失大信。懷柔得宜。彼雖戎狄。必知感恩。辛酉。

詔田牟約勒將士及雜虜。雜虜即吐谷渾沙陀党項等部落毋得先犯回鶻。異曰

舊紀八月烏介遣使告故可汗死。部人推為可汗。今奉公主南投大國。時烏介至塞上。嗚沒斯與赤心相攻殺。赤心率數千帳近西城。田牟以開烏介又令其相頡于迦斯表。借天德城。仍乞糧儲牛羊。詔王會李師偃往宣慰。令放公主入朝。賑粟二萬石。舊德裕傳曰。開成未。回鶻為點憂斯所破。部族離散。烏介奉太和公主南來。會昌二年二月。牙

于塞上遣使求助。兵糧收復本國。權借天德軍田牟請以沙陀退渾諸部擊之。下百察。舊紀實錄。皆采集衆書為之。事前九月。戊辰朔。詔河東振武。嚴兵以備

之。牟。布之弟也。田牟弘正之子。死癸巳。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

忠。推陳行泰主留務。李德裕請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三萬

斛。以賜之。上以為疑。閏月己亥。開延英。召宰相議之。陳夷行於

候對之所。唐自德宗以後。羣臣乞對延英。率於延英門。請對會要曰。元和十五年。詔於西上閣門。西廊內開便門。以通宰臣自閣中赴延英。路宋申錫之

得罪也。召諸宰相。自中書入對延英。屢言。資盜糧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

危。儻不以此糧噉飢虜。噉徒濫翻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咎將誰

歸。李德裕之本計是也。至于此言。特以箝陳夷行之喙耳。若以用兵大勢言之。固將不計一城得失也。此弊自唐及宋皆然。嗚呼。可易言哉。夷行至

上前。遂不敢言。上乃許以穀二萬斛賑之。賑之忍翻。考異曰。伐叛記云。降使賜米二萬石。尋又烏

介至天德。按實錄。十一月初。猶未知公主所在。遣苗續至嗚沒斯處訪問。月未始云。公

主遣使言烏介可汗。乞册命。及降使宣慰。十二月庚辰。制曰。公主遣使入朝。已知新立

可汗。寓居塞下。宜令王會慰問。仍賑米二萬斛。然則閏九月中。烏介未至天德。德裕但

欲賑嗚沒斯等耳。上雖許賜米。而未遣使。會聞烏介在塞下。因遣王會併賜之二萬斛

耳非再賜也。伐叛記終言其事。非以閏九月中。即降使賜米也。

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為太子太師。先是漢水溢。壞襄州民居。

以為僧孺罪。而廢之。廢之者使居散地也。史言李德裕以私怨而廢牛僧孺。盧龍軍復亂。復扶又故李德裕

殺陳行泰。立牙將張絳。考異曰舊紀十月幽州雄武軍使張絳遣軍吏吳仲武以兩人為一人誤也。今從舊仲武傳伐叛記實錄。初陳行泰逐史元忠。

遣監軍僚。僚若念翻監軍僚。監軍之僚從也。以軍中大將表來求節鉞。李德裕曰。

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賜詔。常太速。諸鳥舍翻。比毗至翻。故軍

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留監軍僚。勿遣使。以

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會雄

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雄武軍在補州廣漢川。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詣

京師。稱絳慘虐。請以本軍討之。冬十月。仲舒至京師。詔宰相問

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仲武范陽人。性忠義。通書習戎事。人心嚮之。曩者張絳初殺行泰。召仲

武。欲以留務讓之。牙中一二百人不可。仲武行至昌平。絳復却

之。今計仲武纔發。雄武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雄武士卒幾

何。對曰。軍士八百。外有土團五百人。團結土人為兵。故謂之土團。德裕曰。兵少。

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苟人心不從。兵三萬何益。德裕又問。

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媯州。及北邊七鎮。媯州南至

九十里。東至檀州二百五十里。檀州有大王北來保要。鹿固赤城。遼虜。石于。七鎮。媯居為關。幽州昌平縣軍都經西北三十五里。有納款關。即居庸故關。亦謂之軍都關。按今居庸關在燕京之北一百一十里。絕其糧道。幽州自

困矣。李德裕因吳仲舒之言。固心服。張仲武之方略矣。命掌燕留務。豈徒然哉。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

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先自發兵。為朝廷討亂。

偽與之。則似有名。德裕既未敢保張仲武。又恐與其初論河朔事勢者相違。故然。乃以仲武知盧龍留

後。仲武尋克幽州。上校獵咸陽。十一月。李德裕上言。今回

鶻破亡。大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則戎狄必謂國家

降主虜庭。本非愛惜。既負公主。又傷虜情。請遣通事舍人苗縝。

唐會要
公主部
縝作部

異本發
上有表
請二字

今大事
本使陝
本同

同作部
續文全

一本有苗
新字今本
舊字同本

異本須
下有目
紀事本
末同

舊書李
作傳新
書相及
宰相表
紀事本
相表及
支判三
案月丙
案月丙
案月丙

通鑑卷一百四十四 唐紀六十二

齋詔詣溫沒斯續正忍翻令轉達公主兼可卜溫沒斯逆順之情從

之。上頗好田獵及武戲武戲謂毬鞠騎射五坊小兒得出入禁

中賞賜甚厚嘗謁郭太后郭太后妃憲宗于上為祖母時居興慶宮以養從容問為天子之

道從千容翻太后勸以納諫上退悉取諫疏閱之多諫遊獵自是上

出畋稍稀五坊無復橫賜橫下孟翻癸亥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崔鄂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初黠戛斯既破回鶻得大和

公主自謂李陵之後唐書曰黠戛斯人皆長大赤髮皙面綠瞳與唐同姓

遣達干十人奉公主歸之于唐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達干

盡殺之質公主南度磧質音致磧七迹翻屯天德軍境上天德軍境北至磧口三百里公

主遣使上表言可汗已立求冊命烏介又使其相頡于伽斯等

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公主可汗考異曰新傳曰達干奉主來歸烏介怒擊達干殺之南度磧進攻天德城劉

王會等慰問回鶻仍賑米二萬斛又賜烏介可汗敕書諭以宜

帥部眾漸復舊疆帥讀曰率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欲借振武一

城前代未有此比比毗至翻例也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亦須於

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吝

二年春正月以張仲武為盧龍節度使朝廷以回鶻屯天德

振武北境以兵部郎中李拭為巡邊使察將帥能否拭鄜之子

也李鄜見二百四十卷元和十二年二月淮南節度使李紳入朝丁丑以紳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河東節度使苻澈修杷頭烽舊

戍以備回鶻杷頭烽北臨大磧東望雲湖西望振武杷浦巴翻李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

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右散騎常侍柳公權素

與李德裕善崔珙奏為集賢學士判院事玄宗開元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殿書院五品以

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宰相一人為學士知院事常侍一人為副知院事又置

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元和四年集賢御書院學士直學士皆用五品如開元故事

以學士一人年高者判院事德裕以恩非己出因事左遷公權為太子詹事此

裕所以不能免朋黨之禍也回鶻復奏求糧復扶又翻及尋勘吐谷渾党項所掠

通鑑卷一百四十四 唐紀六十二

異本三
月下有
戊申二
本紀事
未同

又借振武城。詔遣內使楊觀賜可汗書。諭以城不可借。餘當應

接處置。處昌呂翻三月。李拭巡邊還。稱振武節度使劉沔有威略。

可任大事。時河東節度使苻澈疾病。疾甚曰病庚申。以沔代之。以金

吾上將軍李忠順為振武節度使。遣將作少監苗縝冊命烏介

可汗。使徐行駐于河東。俟可汗位定。然後進。既而可汗屢侵擾

邊境。縝竟不行。回鶻嗚沒斯以赤心桀黠難知。黠下八翻先告田

牟云。赤心謀犯塞。乃誘赤心。并僕固殺之。那頡頏收赤心之眾

七千帳。東走。考異曰。伐叛記曰。赤心宰相欲謀犯塞。嗚沒斯先布誠于田牟。然

後誘赤心同。謂可汗戮于可汗帳下。赤心所領兵馬遂潰散。東去。歸

投幽州。一品集。幽州紀聖功碑。赤心怙力。負氣潛圖。厲階為嗚沒斯所給。誘以俱。謂可

汗戮于帳下。其眾大潰。東逼漁陽。舊傳曰。回鶻相赤心者。與連位相。姓僕固者。與特那

頡頏擁部眾。不賓。烏介赤心欲犯塞。烏介遣其屬嗚沒斯。先布誠于田牟。然後誘赤心

同。謂烏介戮赤心于可汗帳下。并僕固二人。那頡頏戰勝。全占赤心下七千帳。東瞰振武

大同。據室韋黑沙榆林。東南入幽州。雄武軍西北界。新傳曰。嗚沒斯以赤心奸桀。難得

要領。即密約田牟。誘赤心斬帳下。按一品集。賜可汗救書。雖云去歲嗚沒斯已至近界

今可汗既立。彼又降附。然賜可汗書意。又云。嗚沒斯自本國破之初。奔進先至塞上。不

隨可汗公主。已是二年。是則嗚沒斯自有部眾。雖遙降烏介。身未嘗往也。安得斬赤心

僕固于帳下乎。且赤心若不賓。烏介又安肯隨嗚沒斯。同謂烏介乎。蓋嗚沒斯自惡赤

心。欲誘赤心。下平。且赤心若不賓。烏介又安肯隨嗚沒斯。同謂烏介乎。蓋嗚沒斯自惡赤

心。欲誘赤心。下平。且赤心若不賓。烏介又安肯隨嗚沒斯。同謂烏介乎。蓋嗚沒斯自惡赤

心。欲誘赤心。下平。且赤心若不賓。烏介又安肯隨嗚沒斯。同謂烏介乎。蓋嗚沒斯自惡赤

心。欲誘赤心。下平。且赤心若不賓。烏介又安肯隨嗚沒斯。同謂烏介乎。蓋嗚沒斯自惡赤

心。欲誘赤心。下平。且赤心若不賓。烏介又安肯隨嗚沒斯。同謂烏介乎。蓋嗚沒斯自惡赤

心。欲誘赤心。下平。且赤心若不賓。烏介又安肯隨嗚沒斯。同謂烏介乎。蓋嗚沒斯自惡赤

心。欲誘赤心。下平。且赤心若不賓。烏介又安肯隨嗚沒斯。同謂烏介乎。蓋嗚沒斯自惡赤

心。欲誘赤心。下平。且赤心若不賓。烏介又安肯隨嗚沒斯。同謂烏介乎。蓋嗚沒斯自惡赤

今本特
下有勒

至唐文
破下有

死後。故河東奏。回鶻兵至橫水。考異曰。實錄。苻澈奏。回鶻掠橫水。事在

置于此。太原時奏之。沔除河東後。德裕方有此奏。故置于此。殺掠兵民。今退屯釋

迦泊東。李德裕上言。釋迦泊。西距可汗帳三百里。烏介時移帳。保錯子山。未

知此兵為那頡頏所部。為可汗遣來。宜且指此兵云。不受。可汗指

揮。擅掠邊鄙。密詔劉沔仲武。仲武張仲武也先經略此兵。如可以討逐。

事亦有名。摧此一支。可汗必自知懼。夏四月。庚辰。天德都防

禦使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不俟朝旨。已出兵三千拒之。壬午。

李德裕奏。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長於野戰。短於攻城。牟但應堅

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

望亟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即詔雲朔天德以來。羌渾各出兵。

奮擊回鶻。凡所虜獲。並令自取。回鶻羈旅二年。糧食乏絕。人心

易動。易以鼓翻宜詔田牟。招誘降者。給糧轉致太原。不可留於天德。

通鑑卷一百四十六

唐紀六十一

十七

嗚沒斯情偽雖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考異曰：一品集異域歸忠傳序云：二年四月甲申，回鶻大特

勒。嗚沒斯率其國特勒宰相等內附，而此四月十八日狀已言嗚沒斯送款者，蓋嗚沒斯自欲誅赤心之時，已送款于田牟，至二十日，乃帥眾至天德耳。故其授左金吾大將軍制云：屢獻欵誠，布于邊將，尋執反虜，不遺君親，戢其餓殍之徒，曾靡秋毫之犯，旋觀所履，大節甚明。蓋回鶻亂亡，嗚沒斯本與赤心等來歸唐，而邊吏疑阻，故赤心等怒欲犯塞，而嗚沒斯先告邊吏，誘赤心之眾東走，而嗚沒斯帥其眾降唐也。縱使不誠，亦足為反間。開古且欲

獎其忠義，為討伐之名。令遠近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欲盡滅回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為天德都團練副使。佐田牟用兵。

上皆從其言。初，太和中，河西党項擾邊，文宗召石雄于白州。白州，見二百四十四卷太和三年。隸振武軍為裨將，屢立戰功。以王智興故，未甚

進擢。至是，德裕舉用之。甲申，嗚沒斯帥其國特勒宰相等二千二百餘人來降。考異曰：一品集，嗚沒斯特勒等狀五月四日上，實錄在五月丙申，蓋據奏到之日也。今從歸忠傳序。上信

任李德裕，觀軍容使仇士良惡之。惡烏路翻會上將受尊號，御丹鳳樓宣赦，或告士良，宰相與度支議，草制減禁軍衣糧及馬芻粟。

士良揚言于眾曰：如此，至日軍士必于樓前誼譁。德裕聞之。乙酉，乞開延英，自訴上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赦書初無此事。且

赦書皆出朕意，非由宰相。爾安得此言。士良乃惶愧稱謝。丁亥，羣臣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赦天下。五月，戊申，遣鴻臚卿張賈安撫嗚沒斯等，以嗚沒斯為左金吾大將軍。

懷化郡王，其次酋長官賞有差。酋慈由翻，長知丈翻賜其部眾米五千斛，絹三千匹。那頡斫帥其眾自振武大同東，因室韋黑沙南趣雄

武軍，窺幽州。越七盧龍節度使張仲武遣其弟仲至將兵三萬迎擊，大破之，斬首捕虜不可勝計。勝音悉收降其七千帳，分配

諸道。那頡走烏介可汗，獲而殺之。考異曰：伐叛記曰：仲武招降赤心，下潰兵及可汗下部，前後三

萬餘人，分配諸道，回鶻種族遂至寡弱。新舊紀皆無仲武破回鶻事，舊回紇傳曰：仲武大破那頡之眾，全收七千帳，殺戮收擒老小共九萬人，那頡中箭，透駝羣潛脫，烏介獲而殺之。一品集幽州紀聖功碑曰：公前後受降三萬人，特勒二人，可汗妹一人，大都督外宰相四人，其他裨王驍將不可備載。諸書皆不言仲武破那頡，月日故附于此。

時烏介眾雖衰滅，尚號十萬，駐牙于大同軍北閭門山。楊觀自

回鶻還，還音可汗表求糧食牛羊。因楊觀之，還而上表。且請執送嗚沒斯等。

通鑑卷二百四十六 唐紀六十一

唐紀六十一

唐紀六十一

唐紀六十一

唐紀六十一

唐紀六十一

唐紀六十一

唐紀六十一

唐紀六十一

唐紀六十一

唐紀六十一

唐紀六十一

唐紀六十一

今本共一作近本全一作本全一作唐文同一作又唐文同

紀上原乙亥丑丁二日封亥先廿日臨沒紀二日封亥先廿日臨沒紀二日封亥先廿日臨沒

舊事原成六日甲申

新舊本相保太僕本相新
書表四子射傳表書
左傳舊表四子射傳表書
此右書表四子射傳表書
取作本及字太作左

詔報以糧食聽自以馬價於振武糴三千石回鶻自肅代以來以馬與中國互市隨其直而償其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中國所鮮鮮息出於北邊雜虜國家未嘗科調謂徒嗚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不隨可汗已及二年慮彼猜嫌彼謂窮迫歸命前可汗正以猜虐無親致內離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復扶又則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務在兼愛已受其降謂受嗚沒於可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嗚沒斯入朝六月甲申以嗚沒斯所部為歸義軍以行罷為左僕射秋七月以尙書右丞李讓夷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嵐州人田滿川據州城作亂劉沔討誅之嗚沒斯請置家太原與諸弟竭力扞邊詔劉沔存撫其家烏介可汗復遣其相上表借兵助復國又借天德城詔不許初可汗往來天德

振武之間剽掠羌渾剽四又屯把頭烽北宋白曰把頭烽在朔州朝廷屢遣使諭之使還漠南可汗不奉詔李德裕以為那頡頏屯於山北

烏介恐其與奚契丹連謀邀遮故不敢遠離塞下離力望救張仲武諭奚契丹與回鶻共滅那頡頏使得北還及那頡頏死可汗猶不去議者又以為回鶻待馬價詔盡以馬價給之又不

去八月可汗帥眾過把頭烽南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鬪至雲州城門宋白曰雲州古平城之地北至長城三百里即蕃界今大元大同府治大同縣領雲中白登二縣又有雲

內州領柔服刺史張獻節閉城自守吐谷渾党項皆挈家入山避之庚午詔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俟來春

驅逐回鶻考異曰寶錄六月回鶻寇雲州劉沔出太原兵禦之又云劉沔救雲州為回鶻所敗七月又云烏介過天德至把頭烽突入大同川驅逐回鶻

部落牛馬數萬轉鬪至雲州新紀正月回鶻寇橫水撫略天德振武軍三月回鶻寇雲州六月劉沔及回鶻戰于雲州敗績按一品集奏回鶻事宜狀臣等見揚觀說緣回鶻赤心下兵馬多散在山北恐與奚契丹室韋同邀截可汗所以未敢遠去今因賜仲武詔令諭以朝旨緣回鶻曾有忠効又因殘破歸附國家朝廷事體須有存恤令奚契丹等與其同力討除赤心下散卒遣可汗漸出漢界免有滯留此狀雖無月日約須在楊觀自回鶻還赤心死那頡頏未敗前也又賜可汗書云一昨數使却回皆言可汗只在待

全唐文
比知作
比開不
會作未

馬價及令交付之次又聞所止屢遷則是可汗邀求馬價而朝廷於此盡以給之也又七月十九日狀云望賜可汗書得溫沒斯表稱在本國之時各有本分馬其馬價絹並合落馬價請充進奉以可汗本國殘破久在邊陲此已量與溫沒斯優當其溫沒斯以下本分馬價絹便賜可汗然則給其馬價必在七月十九日前當是時回鶻必未寇雲州之敗劉河突入大同川掠太原牛馬故朝廷曲徇所求欲其早離塞下北去倘未有攻討之意也又實錄八月壬戌朔李德裕奏請遣石雄斫營取公主擒可汗戍辰又奏斫營事令且住辛未詔發陳許徐汝襄陽兵屯太原振武天德救援按一品集德裕論討襲回紇狀云臣頻奉聖旨緣回鶻漸逼杷頭烽早須討襲臣比知戎虜不解攻城只知馬卒以爲羽翼必無遊奕伏道又不會斫營儻令石雄以義武馬軍兼退渾馬騎精選步斫營事望且令住故置之朔日耳此時猶云漸逼杷頭烽則是數旬奏報寂然更無侵軼察又八月七日論回鶻事宜狀云回鶻自至杷頭烽北已是數旬奏報寂然更無侵軼察其情狀只與在天德振武界首不殊臣等今月一日所商量石雄斫營事望且令住更審候事勢據此狀意則是殊未知可汗深入犯雲州也又八月十日請發陳許等兵狀云臣等昨日已於延英面奏請太原振武天德各加兵備請更徵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至河冰合時深慮可汗突出過河兼與吐蕃連結則爲患不細深要防虞其所徵諸道兵恐不可停須令及冰未合各到所在然則回鶻突入大同川犯雲州必在八月初一日七日猶未知九日始奏到故議發兵守備驅逐實錄新紀皆誤今從舊紀

丁丑賜溫沒斯與其弟阿歷支習勿噉烏羅思皆姓李氏名思忠思貞思義思禮溫沒斯曰思忠阿歷支曰思貞習勿噉曰思義烏羅思曰思禮禮考異曰舊紀六月溫沒斯等至京師制以溫沒斯充歸

義軍使賜姓名李思忠以回鶻宰相受邪勿爲歸義軍副使賜姓名李弘順舊回鶻傳曰二年冬三年春回鶻七部共三萬衆相次降于幽州詔配諸道有溫沒斯受邪勿等名思忠思貞思義思禮今從實錄國相愛邪勿勿姓愛各弘順仍以弘順爲歸

目録
作介

義軍副使上遣回鶻石戒直還其國賜可汗書在劉河張仲武爲招

討使下按一品集八月十八日狀兩日來臣等竊聞外議云石誠直久在京城事無巨細靡不諳悉昨緣收入鴻臚懼朝廷處置因求奉使意在脫身又云石誠直先有兩男逃走必是已入回鶻料其此去豈肯盡心伏望速詔劉河所在勒廻諭以自彼國然則遣石誠直賜可汗書必在此狀之前未知後來果曾勒回否也

異文省
交此作
也

爲紇吃斯所破點憂斯一名紇吃斯蓋語音相近來投邊境撫納無所不至今可汗尙此近塞近其未議還蕃或侵掠雲朔等州或鈔擊羌渾諸部鈔楚交翻遙揣深意似恃姻好之情謂質太和公主以邀中國揣初委翻好呼到翻每觀蹤由實懷馳突之計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情深屈己未忍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上又命李德裕代劉河荅回鶻相頡

干迦斯書以爲回鶻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呼韓邪事見漢宣帝紀及今大和公主入謁太皇太后求哀乞憐則我之救卹無所愧懷言無所愧于懷也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睥四詣翻睨研計翻驚五到翻邀求過望如在本蕃又深入邊境侵暴不已求援繼好好呼到翻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復扶又回翻下同回鶻

目録
作全唐
文同

通鑑卷二百四十六 唐紀六十二 十九

異本日本紀末車綱
同全末車綱
文作三
五文同
下二有南
鵬二書同
面下有南

為紇吃斯所破。舉國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回鶻忿怒之心。不施於彼。彼謂紇吃斯而蔑棄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如此。昔邳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事見漢宣帝元帝紀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戊子。李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詔。河東等三道。嚴兵守備。三道河東盧龍振武也俟來春驅逐。乘回鶻人困馬羸之時。羸倫又官軍免盛寒之苦。則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俟詔命。若慮河冰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天時未寒。決策於數月之間。以河朔兵益河東兵。必令收功於兩月之內。今聞外議紛紜。互有異同。儻不一詢群情。終為浮辭所撓。撓奴教翻又奴巧翻望令公卿集議。詔從之。時議者多以為宜。俟來春。九月。以劉沔兼招撫回鶻使。如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權令指揮。以張仲武為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及奚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以李思忠為河西党項都將。回鶻西南面招討使。此河西謂北河之西皆會軍于太

原。令沔屯鴈門關。鴈門關在代州鴈門縣即陞嶺關初奚契丹羈屬回鶻。各有監

使。歲督其貢賦。且誦唐事。蓋古術翻使疏吏翻又翻正翻張仲武遣牙將石公

緒。統二部。盡殺回鶻監使等八百餘人。仲武破那頡。得室韋

酋長妻子。酋慈由翻長知丈翻室韋以金帛羊馬贖之。仲武不受。曰。但殺監

使。則歸之。癸卯。李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儁適至。云回鶻移

營近南四十里。近其新翻劉沔以為此必契丹不與之同。恐為其掩

襲。故也。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儁。若與幽州合勢。迫逐

回鶻。更須益幾兵。儁言。不須多益兵。唯大同兵少。得易定千人

助之。足矣。上皆從之。詔河東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營稍

前。以迫回鶻。上聞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易以鼓翻相息亮翻以問

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惡烏路翻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任音其

從。父弟左司員外郎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甲辰。以敏

中為翰林學士。為敏中排德裕張本李思忠請與契苾沙陀吐谷渾六千

目錄
下有
字有

通鑑卷二百四十六 唐紀六十七 二十一

孫下疑

契苾二

騎合勢。擊回鶻乙巳。以銀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分

將河東蕃兵。詣振武。受李思忠指揮。通何力之五世孫。契苾種帳大和中附

於振武契苾何力太宗時來朝。遂留宿衛蔚紆勿翻契欺訖冬十月丁卯立皇子峴為益王岐為

兗王。黠戛斯遣將軍踏布合祖等至天德軍言先遣都呂施

等奉公主歸之大唐至今無聲問不知得達或為姦人所隔

回鶻兵求索索山客翻上天入地期於必得上時掌翻又言將徙就合

曩姑山回鶻故國回鶻舊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去長安七千里開元中破突厥徙牙烏德難山昆河之間南距漢高闕塞一千七百里

營改南四古北庭達鞠等五部落李心傳曰達鞠之先與女真同種靺鞨之後也靺鞨唐滅高麗其遺人進

契頃調文突及勃海盛靺鞨皆後裔後為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混同江之

曾身妻于具味大靺鞨種也其居陰山者自號為靺鞨靺鞨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

蘇蘇二倍蓋蘇回鶻請度使劉從諫上言請出部兵五千討回

鶻。趙贊其貢翅且晴。書夷和公主冬衣命李德裕為書賜公主

回鶻所為甚不循理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

欲侵擾邊疆豈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為其國母足得指揮若

回鶻不能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已後不得以姑為詞太和公主

女也於上為姑上幸涇陽狡獵乙卯諫議大夫高少逸鄭朗於閣中諫

曰陛下比來遊獵稍頻此毗至翻出城太遠侵星夜歸萬機曠廢上

改容謝之少逸等出上謂宰相曰本置諫官使之論事朕欲時

時聞之宰相皆賀己未以少逸為給事中朗為左諫議大夫

劉沔張仲武固稱盛寒未可進兵請待歲首唐以建寅之月為歲首

李忠順獨請與李思忠俱進十二月丙寅李德裕奏請遣思忠

進屯保大柵從之丁卯吐蕃遣其臣論普熱來告達磨贊普

之喪會要會昌三年贊普卒至十二月遣論贊等來告喪考異曰實錄丁卯吐蕃

焉命將作少監李景為弔祭使據補國史尋泰卒後又有達磨贊普此年卒者達磨也

文宗實錄不書尋泰贊普卒舊傳及續會要亦皆無達磨新書據補國史疑文宗實錄

關略故它書皆因而誤釋泰以元和十一年立至此二十七年然開成三命將作

全唐文

御覽事引皇

丁酉

御覽事引皇

少監李璟為弔祭使。劉沔奏移軍雲州。李忠順奏擊回鶻破之。丙戌立皇子暉為德王。嗟為昌王。暉音亦。嗟才何翻。初吐蕃達

磨贊普有佞幸之臣。以為相。達磨卒。無子。佞相立其妃緜氏。兄尙廷力之子乞離胡為贊普。緜丑林翻。纔三歲。佞相與妃共制國事。

吐蕃老臣數十人。皆不得預政事。首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立緜氏子。國人誰服其令。鬼神誰饗其祀。國必亡矣。比年災異之多。乃為此也。比毗至翻。為于偽翻。老夫無權。不得正

其亂。以報先贊普之德。有死而已。拔刀斨面。慟哭而出。佞相殺之。滅其族。國人憤怒。又不遣使詣唐求冊立。洛門川討擊使論

恐熱。洛門川在渭州隴西縣東南。漢來歙破隗純于落門。即此。考異曰。補國史曰。恐熱姓末名農力。吐蕃國法不呼本姓。但王族則曰論官。族則曰尙。其中字即蕃號也。熱者例皆言之。如中華呼郎。性悍忍。多詐謀。乃屬其徒告之曰。屬之欲翻。聚會其徒也。賊捨

國族。立緜氏。專害忠良。以脅眾臣。且無大唐冊命。何名贊普。吾當與汝屬舉義兵。入誅緜妃及用事者。以正國家。天道助順。功

無不成。遂說三部落。得萬騎。三部落。播種落之分。居河隴者。或云吐渾党項。嗚末。說式芮翻。是歲與青海節度使同盟。舉兵。自稱國相。至渭州。遇國相尙思羅。屯薄寒

山。恐熱擊之。思羅奔鞬重。西奔松州。王涯曰。從龍州青川鎮。入吐蕃界。直抵故松州之城。是吐蕃舊置節度所。恐熱遂屠渭州。思羅發蘇毗吐谷渾羊同等兵。合八萬。保

洮水。焚橋拒之。洮土刀翻。恐熱至。隔水語蘇毗等曰。語牛居翻。賊臣亂國。天遣我來誅之。汝曹奈何助逆。我今已為宰相。國內兵我皆得

制之。汝不從。將滅汝部落。蘇毗等疑不戰。恐熱引驍騎涉水。蘇毗等皆降。思羅西走。追獲殺之。恐熱盡併其眾。合十餘萬。自渭

川至松州。所過殘滅。尸相枕藉。枕職任翻。藉慈夜翻。

其年春正月... 帝... 命... 遣... 使... 往... 宣... 慰... 諭... 之... 旨... 以... 示... 懷... 柔... 之... 意... 且... 命... 諸... 將... 分... 道... 討... 賊... 以... 清... 疆... 域... 之... 亂... 而... 安... 黎... 民... 之... 心... 帝... 又... 命... 百... 官... 各... 上... 封... 事... 以... 告... 天... 地... 人... 神... 帝... 乃... 命... 百... 官... 各... 上... 封... 事... 以... 告... 天... 地... 人... 神... 帝... 乃... 命... 百... 官... 各... 上... 封... 事... 以... 告... 天... 地... 人... 神...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六

